沙溪集

四之七

書下 辨 說 序 記 跋

祭文 詩 墓碣 墓誌 行狀上

沙溪先生遺稿卷四

書

與李玉汝金冠玉瑬張持國維崔子謙鳴吉

國家不幸賊臣煽亂蠱惑君心滅絶人倫使我東二百年禮義之邦盡陷於禽獸之域可勝道哉曾不料擎天浴日之功遽出公等之手正彝倫於旣墜扶國步於將亡此誠不世之義擧雖求之古人蔑以加玆第念凡事作始非難有終惟難必須終始善處人心洽然然後可以有辭於後日可以無負於師友後之言者皆曰某之子某之門人做此事業豈不美哉若

一有差誤未滿人心則後之言者必曰今之擧義非爲國討賊專爲富貴而發非徒取譏於公議亦且貽羞於師友可不懼哉可不懼哉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今日之責都萃於公等之身公等必思所以施措之方可也方今輔導 君德拯救生民保全廢朝審愼庶獄收用人才振擧紀綱恢張公道革貪風此八者是急務也夫人君卽位之始若子初生惟在輔導之如何自非庸下之君勸勉薰陶莫不爲善況我 新宁春秋鼎盛玉質幼彰此正興衰亨屯之秋也宜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一言一事必道以善

道使日用耳目之間不可有奇衺雜進之患古語云幼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書曰愼終于始可不勉哉至於八路生靈新自膏火中出來猶解倒懸皆以爲自今以後庶有其蘇之望飢渴之極易爲飲食孟子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正謂此也今若因循架漏不汲汲於拯救則顒望之餘怨讟必興矣亂後病民之弊政雜稅悉皆蠲減改定貢案從略磨鍊且杜防納之弊然後可以慰生民塗炭之苦可不惡惡通變哉且夫廢朝斁絶倫紀自取禍孽然而君臨一國積有年紀廢世子則雖無實德而過惡未著並皆容護

使之全安實　聖世之美舉也事起之初路傳廢世子不淑於亂兵不數日而乃知其不然比之丙寅反正之日世子王子皆不得全者奚啻千萬惟諸公終始周旋使　聖德無玷不亦可乎又如逆豎猖獗厥有其徒幽廢　國母斁毀綱常廢弑之疏廷請之舉肆凶逞惡罔有紀極原其罪狀則雖一一追究殺之無赦可也然而王者按獄之體不可無差等之殊五刑之典五流之法輕重大小昭在刑書必須持衡審慎常懷得中之心無或乘快濫觴俾有橫罹之患其罪之重者固當不待時而處决其餘可以死可以

無死者則徐待衆論歸一而後處之非晩也其附托脅從之流宜施從輕之典斬關啓鑰之徒毋贖往日之惡不必以姻戚而有所疑畏不必以僞名而有所忌憚勿以吾輩而必欲容貸勿以凶徒而必欲皆殺夫盡物取之在禽獸亦且不爲況於人命乎世常以五王之遺禍爲戒此非君子之言也惟視情罪之如何安顧其他也哉己丑治逆別無大段所失而彼輩至今深咎以爲陷人之機穽此亦不可不顧也又惟廢朝爲人擇官政以賂成崇信奸賊放逐賢良固寵患失之徒接迹於朝端翕翕訿訿日以廢 大妃爲

奇貨終至於覆敗而後已爲今之計莫若先正　朝廷廣收人才廓開公道絶祛私意毋論彼此而惟賢是用校量長短惟器是適然後百僚寅協庶績可熙矣至於廷請之類姻戚之中雖有可用之人而初服之日不宜先用以啓人主之私以缺四方之望書曰任官惟賢才又曰庶官罔及昵可不懋歟若夫紀綱國家之命脉也紀綱擧而萬目自張紀綱墜而萬目俱廢國家之治亂係於紀綱之修否紀綱之修否在於人君維持之如何我　朝立國日久漸就解弛以至廢朝而極矣誠能自今奮發乾剛整理大綱　君

臣相正有同德協心之義官師相規無分朋立黨之
私信賞必罰而勸懲得宜用賢退邪而好惡以公宮
府一體內外相承然後方方正正萬目修舉　朝廷
日尊奸細自戢　國家之治日臻於雍熙矣可不勉
哉至於義利公私之辨聖人之言孔彰今日苟非
在上之人先立大本廓然大公丕闡一代之治則其
何以革痼習而祛積弊乎廢朝之循私滅公可言者
非一而其最者惟銓曹之用人科舉之取才無問賢
愚才不才而惟視納銀之多少上下征利終至於國
不國必也先以此二事特加矯革惟公惟正推此而

徃觸類而長之無一事不出於公正無一人不由於
公正然後上無倖門之私下絕曲逕之求自上而下
以至四方無一不出於公正而世道丕變矣道由升
降政由俗革移風易俗只在人君一轉移之間耳可
不勉哉又如曩時貪風成俗慾浪滔天朝廷之濁亂
民生之困悴率由於此　正始之初不可不先澄本
源儉約率下以杜利孔以示　朝廷不尚財貨而每
以廢朝時納銀爲戒其弊政之損下益上者率皆革
罷守令之剝民肥己者一切汰去崇尚廉恥期臻至
治而公等亦宜清愼自持激礪朝端可也持國子讜

年少志學必無在得之戒然亦須力戒于諸公以爲
朝士之儀表幸甚昔年見先君子及思庵栗谷松江
外邑所送雖飮食之類必擇而受之公輩亦以此爲
準而毋如靖國時三大將之所爲也此外諸事自可
以類推之今日之事所欲言者甚多而惟此八者乃
是綱領幸須財處而悉圖之又有一事丙寅 反正
靖國時其奏聞不明言廢朝之罪惡托以有疾讓位
有若魯山時 中朝疑之不卽準冊命之請識者至
今恨之今須與聖徵敬叔議處直截言之毋踵前事
也又自惟念 朝廷之事非在野者所可容喙而僕

與公等義同一體是非得失無不相關以故喜賀之心少憂慮之意多中夜不寐未能少弛略陳其一二以公輩德業之盛終致太平則僕雖退在畎畝其受賜多矣若果不然則俱受惡名同歸一轍其肯曰在家不知乎今以僕爲臺官極爲驚駭拔於久廢之中蒙此無前之數義當力疾前進謝此 恩命瞻仰穆穆之光退與諸公相先相後以補德業之萬一而年迫八十兩耳全聾雖曾在班行亦當引退況可扶曳奔走復爲隨行乎玆發由中之言以替余遠面惟冀諸公采納進退之不勝幸甚李公以此書上達 上促召尤切

答黃宗海

世以牛溪不救守愚堂崔永慶事爲瑕斯言也似近於黨論不欲掛之齒牙然先賢所爲後學不可不知盖守愚之醇疵雖不可知而非吉賊而無謀逆之狀國人之所知當是時也牛溪望重一時其言足以救之而終不救云爾則所以來衆人之是非者似或然也人之論賢者之短處也當以程子所謂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一語當之而至於此事則論議紛紜莫可適從伏望明示確論以爲解惑之地何如

東人以牛溪不救崔永慶爲咎此不過坐於偏黨之私而情意不相悉之故也松江亦本無構殺之意況牛溪乎當初永慶之繫獄松江前後救解 啓辭昭在人耳目而挾憾下石之輩乘 上意之不快反以永慶之死斷爲松江之罪案日月已久文書散盡則反以昭然之 啓辭指以爲誣並與牛溪推而納諸陷穽之中雄唱雌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者亦狃於見聞而惟其說之從不亦可笑乎大槩松江大爲李相山海一隊人所搆陷傾動上下眩亂是非如柳相之爲推官不救李潑之老母弱子之類非徒不爲非

刺又反歸之於己逆委官之松江牛溪之見誣無足
恠也且牛溪非有司當職之人以松江之執友抵書
勸其救解松江之 啓辭實與之商確而爲之也來
示以爲牛溪名望甚重可以救解云來意以不陳疏
爲非乎牛溪旣非有司逆獄何等事而雖明知其無
罪何可以不當職之人而輕救於未結末之前乎若
以牛溪之抵書救解謂無其實如松江之 啓辭云
則當復何言柳相之爲委官也李潑之老母稚子豈
不欲其生也無罪八十老婦無一言救之竟斃杖下
未滿十歲兒不卽死而有嚴責之 教則卽折其項

而殺之金肅夫字顒鄭道可逑不此之爲咎反歸咎於牛溪松江豈是公論乎中外人陷於山海之術中不自覺悟可哀也已且李潑白惟讓之死也山海及柳相與松江同爲委官而不能救今也專歸罪於松江豈非偏乎

答韓士仰嶠

中庸二十五章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程子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成人子至誠事君成人臣朱子曰如程說乃與下文相應程說以人爲言之者也集註之說乃是不假人爲下文誠者非自成

已之說別爲一語不相應是乃或問取舍之意也未知如何尊德性集註以道中庸崇禮謂之致知以溫故謂之存心終不穩貼竊料章句雖以尊德性謂之存心以道問學謂之致知然此章問學二字本自二十章學問思辨篤行上來則其中包得思辨篤行胡氏所云致知工夫却自兼行是也若問學兼包篤行則致廣大而盡精微存心而致知也極高明而道中庸存心而篤行也溫故而知新申言致知之事敦厚以崇禮申言篤行之事此非愚生臆說乃程張游楊之說也朱子曰程張備矣

須更以游楊之說足之則其義始備今其說皆載於或問雖與集註不同而是亦朱子之所取者也伏願參考鐫誨幸甚鄭守夢瞱言存心是力行嶠言存心所以力行未知尊意以爲如何或問於朱子曰涵養體認致知力行四事何先朱子曰若不涵養只是鶻突過體認是致知以愚思之只是三事未知如何

誠者自成而道自道也誠者是實理自成者是自然成就道是人所當行之道也自道是人之所自行也天地以實理生成萬物如草木自然便有枝葉如人

自然便有手足不待安排故曰誠者自成也如爲子者須是自家行那孝親之道爲弟者須是自家行那敬兄之道故曰而道自道也朱子之意蓋如此程子之說曰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成人子至誠事君成人臣朱子曰如程子說與下文相應所謂下文指而道自道也來示所謂自成自道皆在誠之一句上鄙意誠者之意只包自成而已不蒙下文而道自道也尊德性道問學作兩頭說下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者存心之屬也盡精微道

中庸知新崇禮四者致知之屬也來示所謂致廣大而盡精微存心而致知也者固是朱子之說而所謂極高明道中庸存心而篤行也與夫溫故知新申言致知之事敦厚崇禮申言篤行之事云者則語意似通而決不若朱子之分項文義順快功程分明豈可輕改朱子定見而爲此新巧說乎朱子謂程張備矣更以游揚之說足之則其義始備云者非如公此說也更考或問何如朱子以溫古而知新各爲一事而又以爲此則諸儒之說所遺者也然則朱子亦非以揚說爲是也且存心力行之說鄭時晦之言是也存心屬

行致知屬知若以力行對存心說則力行專指行事上言之而謂存心非力行也其可乎公以爲存心所以力行然則靜時不可力行而必動然後始可致力行之功耶

答或人問目

緣情爲意也或喜或怒或哀或懼等四者及修身章之親愛賤惡等五者皆心之用也而意之所發千百種而大學誠意章只以好惡二者之意爲言者是何也

朱子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

是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又曰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總而論之人之當喜而喜當怒而怒當哀而哀當懼而懼當愛而愛當惡而惡當欲而欲是皆情之善者於是乎以爲善而較計商量而行之者是意也不當喜而喜不當怒而怒不當哀而哀不當懼而懼不當愛而愛不當惡而惡不當欲而欲是皆情之惡者於是乎以爲惡而較計商量而不行之者是意也大抵事雖萬端而不過善惡兩者意雖千變而不出好惡二者而已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飲

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盖意緣情者也情既如此故意亦如此矣孟子亦於夜氣章只以好惡二字摠括人心而言之禮運大學及孟子之說其可謂一以貫之矣

大學知止而後有定是八條目之綱領然則八條目之中何者當屬於此耶

此言既知八者至善之所在而能得之由也其上文所謂明德新民是八條目之綱領而先儒謂之工夫此是物格知至以後之事故先儒謂之功效此但有

工夫功效之異而其八者之統屬與上文無異矣

物格云者是物理到極處耶吾之知到極處耶

物理到極處也若曰吾之知到極處則是知至而非物格也物格知至只是一事以物理言之謂之物格以吾心言之謂之知至非二事也

物理元在極處豈必待人格之後乃到極處乎

此問固然譬如暗室中冊在架上衣在桁上箱在壁下而緣黑暗不能見物不可謂之冊衣箱在其處也及人燈以照之則方見冊衣箱各在其處分明然後乃可謂之冊在架衣在桁箱在壁下矣理本在極處

非待人格之而後始到極處也只是人之知黑暗未能見理則豈可謂之理到極處耶理非自解到極處吾之知有明暗故理有到未到也

誠意正心何別

誠意眞爲善而實去惡之謂也到正心地位雖無善惡之可言或不能無偏係留滯浮念之病故必須敬而直之使之常存此正心誠意之別也然正心最難如温公可謂用力於誠意而猶爲念慮所攪擾是心不得其正也雖然眞誠意則去正心不遠而欲到眞誠意地位則必須格物致知以盡心體之明而後可

到也以此言之温公致知不精其所謂誠意者有所未盡故其念慮攙擾至於終夜不眠也嘗記花潭門人問曰先生地位何如花潭曰到得誠意未知花潭眞到誠意地位耶其自言曰知到十分盡處此則雖顔子有不敢言者必其知有不盡故不能自知其未到十分盡處知旣未盡則何以到眞誠意地位也

孟子第一篇首章註造端託始之深意或云心術之端始或云七篇之端始

愚意以爲義利之辨乃學者第一義故謂之端造端二字出自中庸端猶本也言造此端而託之於七篇

之始也温公以初命晉大夫爲資治通鑑之首故朱子於感興詩有曰託始有餘悲孟子註所謂託始者與此正同如此看未知是否

退溪釋大學正心章曰專言省察不言存養此說恐未安以心不在焉註觀之其曰察乎此者省察之謂也其曰敬以直之者存養之謂也然則當兼省察存養而看也未知如此否又雲峯胡氏曰正心者正其心之用蓋心之用或有不正不可不正之也不得其正此正字是說心之體

愚謂章句專言用或問兼言體所謂正心者不可不

兼體用看然胡氏以所謂正其心屬之於用以所謂不得其正屬之體章句既曰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此專指用而言胡氏之說似與此不同未知然否

大學齊家治國章附註仁山金氏曰此章並含兩意自章首至成敎於國一節是化三所以是推如保赤子繼慈者使衆而言是推一家仁以下一節是化帥天下一節是化有諸己一節繼所令反其所好而言是推三引詩是化云云

盖此章以推化相間果如金氏之說而朱子論此章

曰此且只說動化爲本末說到推上未知朱子只大綱說而金氏細分言之故有所不同耶

中庸所謂執其兩端或云善惡兩端此則其誤無疑又有一說於厚薄兩端之間取其中以用於民此亦未安嘗見朱子說當厚而厚卽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卽薄上是中此說恐無滲漏也

與玉汝冠玉第二 時廢世子逕自圍籬迸出被執全恩與執法之論互相携貳故先生有是書

僕以病尚未肅拜未得就叙可歎可歎此處所寓狹小欲出江上爲旬日之計耳就中廢人所爲誠有罪

爲法官以法論之亦當矣而兩司退縮不出固非矣然當此大事。詳審出仕乃其例也至於驅逐使歸有似迫脅人皆駭異無乃不可乎掘地逃出謂之亡命則可也不可謂之反逆既謂之亡命則古有議親之文自 上不許之意美矣至矣何必堅執期於必得也近日審察人心皆懷不快之意 宗社安危係於人心之向背若以後日之患爲念則禍機每伏於冥冥之中豈必生於此人也非徒外人之言哓哓吾輩中意向皆以爲不可令公不之察乎人雖有懷誰敢爲公言之者鄙生無嫌疑敢此告之

與王汝第三

同在一城月餘不相見可歎可歎前日兩書盖慮士論之携貳以誠告之矣一不見答無乃以鄙書爲未便耶可笑可笑今聞前日異論之人令欲深治之無乃不可乎以不齊之人心何能以威罰一之乎如此則輾轉差誤人心益潡甚可懼也

與王汝

近日仁城事令公所論亦是所不可無之義去夏僕冒忝言官時公言及此事鄙意以爲不然則公輒怫然故不得說破到今追恨矣令公所言雖直截豈無

可避之嫌乎此正古語所謂食肉雖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者也若一座相對可盡鄙懷今在遠地終莫之遂更願詳察

與洪士吉 百順

經年不得通問馳念馳念不審學履如何僕依保老軀但故舊淪謝殆盡餘存無幾又不得與兄相見可歎可歎惟君故舊中左所敬愛而此生恐不得再見深恨深恨年來讀何書何無一番以書問難也適見仁里人略附此書

又

相別已久戀思殊切即日秋凉不審動靜若何離群索居思與兄相見遠莫之遂可歎可歎近思錄已讀幾遍而今見讀何書須示疑難處欲與講論

又

兩老餘年無幾分離千里更無相見之期能不悵然即承書問知已發行尤爲缺然僕老年劇務不能支堪呈病已有日矣以僕之學識空踈又爲 元子教誨之任尤可悶也所送紙帽謹受之相去此遠未易會叙可歎

答或人

爲我謀者皆以爲進不如退然古人退讓不仕者其
志各有所在如　君上失德朝廷濁亂或有委以不
敢當之職則皆不可輕出今日無一於此而　主上
待之以誠前後面　諭丁寧今又　敎以開春上來
臣子分義不敢退在此間進退極爲狼狽春來若復
有　召命不知何以處之豫爲憂慮古之人自草野
出來者雖無所失聲名頓挫近日前輩事亦可睹矣
況如我無才德者初若守靜不出則可也今者旣立
于朝必有訕毁之者矣然必欲避此而一向退伏則
恐有傷於人臣之分義未知如何

與或人

古之人托病不出者多有之近世金河西麟厚托以兩脚不仁終不起此等人事今時則不可比而同之不可法也僕之諸子及士子等皆勸無動只縁 上眷隆重不能决捨若復進恐有狼狽之事是可慮也望須示敎或云道不行不可久留此則大不然僉正司業有何行道之責乎此則真可笑也

與申敬叔

出城日竊擬就叙以台在 闕中故不得相見而來可歎僕在途六日始得還家氣甚困憊乃老人之常

事也但到此後耳聾極重若如此不差則不可復爲
出入可慮可慮八十之年不宜從仕初意歸死于此
決不可再入脩門矣既被勿爲久留好爲往來之教
仍 賜送饌物又 宣醞而送之非徒 上恩如此
又 元子面諭以亟爲上來再三言之又給臘藥及
衣資吾對以 上敎繾綣若無大病當觀勢上來爲
計今此 元子之言必由於 上敎也又出而下直
時司鑰宣言曰好往來勿留云云僕思之不知所處
公意以爲何如而爲可乎若久留于此有 旨絡繹
恐不能安居可悶可悶前者沈友士敬云有 旨雖

十度下去一不可起其言何如愚意爲臣子者被 上之恩眷恐不可如是且僕執心不固筋力不至大敗則將不能無動此乃所謂當局者迷者耶台是旁觀者須察僕之事勢指示可否僕之諸子及年少士子皆以爲不可往不得決策故如是奉告耳

與鄭時晦 瞱

聞公欲以閔通禮純 贈職事陳 啓云僕以爲過重也閔公禀氣昏弱學識亦不通明而只以其有温良之資故亦頗取之矣然附合時論助成龜峯之訟信聽李潑誣陷牛栗之言從而非毁之且不知其子

之凶悖而不之禁以此常有疑於心也後若對面當詳言曲折而恐公徑先　啓達故先此奉告耳

與或人 按言中所引程子曰云云之意與近思錄釋意不同云云可疑

春寒尚嚴不審氣候何如仰慕僕僕依保形骸此中近察民情如此大無之年宣惠米及稅米一結多至二十餘斗及三結收布一時督納則不能支當將有流離之患耳聞目見不勝憂慮欲陳䟽上達減其斗數俾蒙大惠未知如何又漕軍之弊非徒渠身之流散至於隣族亦不能保存不可不變通姑以忠清一道言之海邊近邑則已盡自納其餘稍遠山郡作木上

納而牙山輸納則纔十餘邑也漕卒之欲免乘舡者以米代之多至累百石而皆爲海運判官私用豈不惜哉若並爲直納則可無此等弊矣或云 祖宗之法不可革罷此論豈非固滯乎程子曰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正謂此也請罷以袪宿弊且廢朝淑儀及宮人定配者旅寓他土有艱食之患若無罪則放還其家何如且朴忠侃告 訐汝立逆謀至於錄勳啓封而今以其子致斃巨命之故緣及於其父至削忠侃 勳籍此則朴承宗擅自爲之殊無待功臣之道復其勳爵何如且向者三昌及諸賊臣家

謀占民田聚逃役之民使之復戶田結與民丁之役全數蠲減守令不敢下手矣今者諸宮家日襲其弊處處民甚苦之國家安危係於人心之離合國家安則宮家亦安所謂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正謂此也若不禁斷他日之禍有甚於曩日豈不寒心此等事欲爲陳疏老衰文拙不能製進須以右意起草以送此外可言之事並入疏中切望且僕年將八十又添一齒衰耗日甚死亡無日下鄉已過半年尚帶職名若得鐫免以安垂死之命則幸甚此意亦添入何如

答士深

前見書問深慰深慰卽今不審氣味若何戀戀前示
書院事數十年前宋興周尹雲衢崔命龍等相約構
書堂數三間爲講學之所吾亦預焉其後益山人蘇
嗚國見忤於我揆入北人誣告於宋言愼等曰金某
爲鄭澈立書院于礪山恩津之境言愼欲推問崔命
龍故宋尹諸生止之矣去年宋來言礪山書堂欲爲
之何如吾答曰數十年前則果欲與諸公同處講學
矣今吾年八十寧復有此意諸公任意爲之不擧吾
名可也宋卽通文各邑以爲立書堂于吾家不遠之
地爲諸生講學之所吾曰公輩實欲爲栗谷立書院

而諱而不言乃曰爲諸生講學之所此爲不可乃以立言院改爲通文則列邑多有助之者而今則事已垂成矣外人若以牛栗平生所未嘗經由之地爲非則有一說焉牙山及羅州有五賢書院春川亦有退溪書院星州又有伊川朱子書院公州亦立朱子書院而人無異議程朱退溪亦嘗遊此數邑地乎獨於牛栗而有言可笑可笑

與子容 鄭弘溟 子謙持國

僕尚保形體氣力如前精神日減乃老人常事何足恠也春初賊謀凶慘禍機危迫將欲進于 闕下奉

慰宸嚴而以老病不卽起動而賊已平定故止之矣今爲鍫判又有召命似當趍謝悬命非徒老病難動顧無絲毫之補徒有屑屑往來之誚不敢進去也前去亭榭題詩冊子今在何所欲得諸公所作以爲時時寓目之地耳且經書辨疑可論處速爲示破欲見諸公之說以解所疑也景任說間有不是處僉公以爲何如去年完城有書卽荅將送之際忽見完城所送劄本其意已爲牢定更無回頭之望故置之篋笥中矣終不敢踈外今而送去覽後傳示也

與李師魯 德洙

近久不得奉拜戀慕無已卽者冬寒不審政候若何僕承 召命扶曳上來前日登對備陳老病乞骸近欲呈告下去耳此中友人安別坐士彥欲刻趙重峯汝式公所著東歸封事一卷張數不多望須與安公相議入梓勿以爲難也

答宋明甫 浚吉

承問爲慰黃思叔立廟事若黃一皓金友淹來問則欲明言其不必立廟之意而今者不然黃金兩人使扶餘無識儒生數三人營立之其人等來問吾答曰世道不幸士論分岐吾若干與於此擧則人必謂吾

主張故吾不欲祭論也云云蓋與黃金言則詳細說
之不妨而與諸生言其不可則黃金必疑我毁愚叔
沮抑立廟也故只如此言之諸公不察吾意遽卽通
文列邑令聞都有司皆是無學識望輕之人人多譏
笑之昨者韓山儒生權佺來自扶餘言渠嘗祭於其
議扶餘人會者數十其中前縣監金宗海之議不合
其他論議亦多不一恐未成就云黃之所造淺深及
户判時事他日當面論之黃山書院事前書略及今
又詳言之去丙午年崔命龍欲來此讀書而難於久
留與宋興周尹雲衢輩四五人相約結屋于黃山江

上爲講學之所曰立栗谷廟吾與諸公往相其地卽
令立廟之處也經營未久益山人蘇鳴國見忤於吾
往譏於時宰宋言愼曰金某與崔命龍爲鄭澈立書
院云云宋也欲推治崔命龍故卽停役 反正後宋
興周來言黃山之役今可爲矣吾答曰三十年前吾
亦欲爲之今則老矣八十之人何能往來讀書公輩
自爲之宋公遽卽通文列邑不擧爲栗谷立廟之意
只云欲建精舍如白鹿舊規云云吾聞之卽邀宋公
云欲爲栗谷立祠而藏頭不言甚不可卽改其通文
并擧牛溪列邑多有助之者財力不少不必拘於數

三間之制一依朱子大全釋宮爲之棟楣庪東房西室奥窔屋漏宧東戸西牖兩楹中堂東序西序東西夾室東廂西廂坫堂廉阼階西階側階北階庭碑堂塗大門振闑閾内外塾名目井然皆復古之制使後生觀之亦一段奇事也昔宰鐵原時申監司湜言春川爲退溪立書院欲倣儀禮釋宮爲講堂而不知其制使吾敎之吾示其制卽營之退溪非春川人亦不曾經行且羅州牙山兩邑爲五賢立院五賢元非其地人星州亦立程朱書院而人無有議之者獨於栗谷有言人之言一何偏也不過爲毁之者所動也可

笑之甚也院之上樑盛舉故宋公備酒饌招隣近士子七八十人來會非爲請助而招之來會者或持米布而來或有追後送助者吾亦往參監司閔聖徵亦來會不過如是有何不可聖俞爲礪山時書院事一不顧念其意必有所在而諸生之心不無落莫此書示聖俞爲佳

與王汝(時延平爲省其先廟將往益山故先生有是書)

春寒尚嚴不審台候何如仰慕今者公之一動一靜有關人之視聽不可輕易今此出入必有人議也僕衰耗日甚死亡無日不能更望 天顔悲歎而已此

中近察民情大無之年云云且向者李潑白惟讓董
以牛栗松江之故移怒於龜峯教誘安家以非理擠
陷不測之地極爲冤悶今聞不得伸理云何時可望
此等事並須留念令公可謂得君任行道之責已過
一年民不被惠澤可勝歎哉大凡常人之情驟富貴
則媢忌之者多況三昌及他被罪之人所親與其奴
隸失所疾怨者不知幾千家此等人日夜伺釁造作
虛言無所不至在我雖無實事公之自反之道不可
不愼也又外人言三昌叛奴投入功臣家功臣亦爭
占各官奴婢故各官厭之無異曩日云此則不可不

察未可待時事平定後徐爲之乎夫自處以正然後
國事可爲更與諸公議處何如

又

前者入城時卽呈告解職而還故終不得源源奉叙
戀仰戀仰卽今不審台候若何僕依保老軀第聞山
海關見陷於奴賊云不勝驚隕且我國必被大患悶
極悶極此有所聞不得不以聞焉 令公有陵駕易人之
病言多不中殊失從容深慮深慮雖有周公之勳勞
必有謙恭之德事乃濟焉台則不然必有不如意先
發詬詈叱辱之言台言有時當理人皆譏笑歸於無

用非徒僕歎惜儕輩亦多憂之願勿以鄙言而忽之千萬幸甚僕年已八十朝夕入地恐無相見之日矣令見長水宰敢此

與左右相及冠玉

秋凉不審台候若何戀仰戀仰生去春入城時雖累次奉拜不得從頌侍話深恨深恨大抵國家處事只救目前之急不顧遠慮者必有近憂所謂慮不在千里之外患在几席之間正謂此也方今所大憂者在於西方未知朝廷何以處之此雖老病在外未嘗食息間忘于懷將欲陳疏未知如何頃者以號牌一事

人心擾動皆無固志今又遣御史點閱閑丁考講儒
生充定闕額人心之騷動職此之由前者引對時
啓達不可容易爲之之意又於上疏中及之亦慮此
也昔年甲戌軍籍時慶尚道敬差官鄭以周剛斷明
察考講儒生搜括閑丁不容私情故道内之人怨謗
朋興爲金誠一所陥竟至駁遆國家全盛時尚如此
況今者人心不定皆懐怨叛之心乎若於此時隣寇
外侵危亡之患必不旋踵矣目今軍額空虛已爲無
兵之國人皆憂之久矣軍籍之患余亦知之又有大
可憂者如前所云姑停御史之行鎮定人心詳察形

勢而爲之亦未晩也未知如何

與尹德耀 煌

月初欲奉叙送箇以邀而聞往內浦未知今已還家否戀戀曰人聞之令爲舍人云若欲入城謝 恩則發行定在何間耶前日承所示別紙深感不鄙公之所言自昔如此僕所不及然過於直截恐亦未爲得中今之講和雖爲苟且然 本朝與虜亦有異於趙宋不共天之讐矣且當今之時何人如宗李韓岳乎旣不能戰又不能守只欲按竄其將奈何生隨 東宮在全州日分朝諸臣誤聞賊到臨津體相欲奉

東宮趂曉發向南原回入巨濟爲航海計全州一府洶洶皆將奔避海上僕獨在旅舍以爲如此則大事去矣先見體相然後請對挽留多所論辨體相所爲太涉恇怯乃不及而失於中公之所言太涉直截乃過而失於中也今日事若如趙宋高麗之稱臣於遼金則雖滅亡決不可爲也至於較量輕重權宜紓禍則恐或一道也今日攻和之論甚盛而僕旣有所懷故不敢有隱矣

與吳汝益 允謙

當今 聖上在上群賢布列朝廷擧措亦無大段過

誤貢賦無科外之歛守令無顯然貪鄙之人且民役之減比於廢朝幾至太半然而民心不但以爲未洽亦不無怨苦之言不知其由安在在朝諸臣或知之乎凡爲人上者於人民當一視同仁而嶺南與兩湖苦歇不均以尚州比連山田結奚啻十倍然而兩邑均是二千結云以此推之餘可知也孔子不患寡患不均此可謂均乎且田結太半減於平時國用之不足亦由於此矣豈無更張之路乎邊境之患初聞之日人皆警動矣近日則以爲無事皆狃於安平而奴賊之言極其悖慢愚意若復有邊警則何以當之台

已有商量處之之道乎若又如鐵原土賊乘時而起則必有土崩瓦解之勢中夜思之不能安寢丁卯胡變以八十老夫爲號名使雖年老才踈而當其時顚仆道路有不可辭故黽勉承 命而終無補效之實萬一更有變亂更勿舉論千萬幸甚

答子容

前承書問深慰深慰僕依保耳所示禮記釋疑送之其中踈略處添錄謬誤處改定以備考覽爲可持國執政人多屬望將何以慰滿衆心乎可慮向者盧蘇齋自珍島起來數年内爲銓相所用之人未免於私

多失人望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者正謂此也言于持
國無似前人也

沙溪先生遺稿卷四

沙溪先生遺稿卷五

辨 説 序 記 跋 祭文 詩

韓士仰五行説辨

來書所論五行之説鄙意初以爲水火本輕清未成形質土木未生時水火何處掛搭矣及考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生水火木金土之說及中庸註所謂天以陰陽五行之說及朱子勉齋說然後有所解悟盖五行者氣行於天而質具於地者也以其質言之未生木土而水火誠無所掛搭矣以其氣而言之則水火之生於木土之前又何疑乎

四端七情辨示韓士仰

退溪先生七情四端互發之說其原出於權陽村入學圖說其圖中四端書於人之左邊七情書於人之右邊鄭秋巒之雲因陽村而作圖退溪又因秋巒而作圖此互發之說所由起也退溪曰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是也陽村分書左右之意而或者因語類中朱子說比而同之此則不然朱子說盖謂人心主形氣而發道心主義理而發云介語勢差異何可與退溪說作一意看也夫五性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中剔出善情目爲四端

分對之非而反以分對左右爲有功於朱子本意後
學於先賢之說固不可遽加非議也亦不可知其非
是而謬爲贊美也公之所見何其苟且回互之甚也
若有疑焉則闕之而更思不可遽尒立說也如所謂
題辭曰第惟心源過於分劈云胡理氣相對迭出書
言也語類七情氣發之說是主氣而言也栗谷之疑
爲誤錄良以此也栗谷之言無所不可有何齟齬公
曾不求之於心又不能察人之言也栗谷所謂七情
中有人心道心之說者無可疑曾思論人之情只言
七情不言四端者七情中自有道心至於孟子始言

四端子思以前不言道心一邊然則子思不知有道心乎七情指其發於形氣者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則謂之道心栗谷之所謂兼理氣而言非主氣而言者正謂此也昔年公之言曰七情人心也四端道心也堅執不回今則改之而猶不察七情兼理氣非主氣之說想滯於舊見而不化可歎也已

與梁振翊論戒懼愼獨分動靜說

朱子初年所見與中庸集註有異胡季隨曰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未發之前愼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已發之後朱子曰此說甚善栗谷亦以此說錄之

聖學輯要中盖以戒懼愼獨分靜動看也但與中庸集註不同集註所謂常存敬畏云者立時敬畏坐時敬畏言語時敬畏飮食時敬畏至於雖不見聞之時亦不敢忽是自動處至於靜皆當戒懼之謂也公見得亦字之意猶未見得雖字之意常存敬畏者動靜之敬畏也下文所云旣常戒懼者亦兼動靜言之也於此尤可謹焉云者於動處尤可愼焉之意也來示以或問中君子自其不覩不聞之前而所以戒愼恐懼者愈嚴愈敬數語以證戒懼之專於靜余則以爲戒懼非但靜時也當通動靜看也或問則以中對和

而言中之所以爲中由於戒懼之愈嚴愈敬以至於無一毫之偏倚云耳非以此戒懼專爲靜時工夫也以中對和言之則中爲靜而和爲動故以戒懼爲靜時工夫也然愼獨時亦豈無戒懼工夫也

經書辨疑序

余少而失學及弱冠始讀小學四子以及六經程朱諸書然而稟性弛緩不能著力加工有晚悟難成之歎其所讀經傳多所未解且於諸老先生之說時有所疑不敢強從并皆隨手劄記以資省閱或問之曰先正訓解後學所當尊信乃敢有論議於其間無乃

不可乎余曰講論義理乃天下公共之事先賢亦嘗許之盖於庸學或問可見矣豈敢以是求多於先正哉只欲與諸公論難商訂以正其是非而已又何害也因退而書之以志焉萬曆戊午三月沙溪老夫書

家禮輯覧序

余自幼受讀家禮嘗病其未能通曉既而從友人申生義慶與之講論積有年紀又就正于師門遂粗得其梗槩因共取諸家之說要刪纂註於逐條之下編爲一書名以家禮輯覧又爲圖說揭之卷首然後此書名物俱擧義意粗明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不

無小補云爾

喪禮備要序

人有恒言必曰冠昏喪祭蓋有家日用之體而通乎吉凶之需固不可廢一而不講也然而禮之用易行於平閑吉常之時而多失於忌遽凶變之際苟非素所講習則難以合宜而應節一有所失悔不可追此孝子之所以必欲自盡而在四禮爲尤重且切焉者也朱子家禮所載固已詳備而或有古今異宜不合於時用者委巷之士有不能領其要而通其變常以是病焉吾友申生義慶深於禮學嘗博攷經籍撮

其大要編爲一書名曰喪禮備要蓋曰家禮本書而參以古今之禮諸家之說隨事添補間亦附以時俗之制便於實用者節目甚備愚於此反覆詳訂略加損益大抵規模條例悉遵朱子之旨非敢創爲臆說疊床架屋而已欲使蒙學之士開卷瞭然倉卒之間有所考据而無失有志好禮者亦或曰此發端旁通曲暢終有以考聖人制作之意而盡天秩常變之道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讀書講疑序

人之所以爲人者知性知天也知性之要無他窮理

而已世未嘗無其人而余所覩者甚鮮豈得之甚難而人固未易知也耶余於趙公姻婭相好五十年于茲只知天資端雅官守盡職而已顧不知有窮格之功也一日造其廬談討移晷就其案上得易說啓蒙解數冊繙動之際見有前所未見而會於心者旣而問知公所自論著曰袖以歸玩索終編眞所謂讀書窮理者也自後每於相知間稱世之杜門讀書者必擧公爲言世人之曰我言以知公之平生者頗有之矣或曰異日 筵中進講周易則公當占首席焉夫人有一才一行自以爲能汲汲焉唯恐人之不已知

也若公識見如許而韜晦不出平居恬靜不求知於人儻來一命不足爲公榮辱而位不稱德不見試而沒茲可惜也已公之胤承吉將以公遺稿入梓以余平日辱公之知千里馳書求一言以弁卷首不敢以文拙辭略記其相知顚末以歸之崇禎三年庚午初冬光山金某序

鄭時晦近思錄釋疑序

吾友草溪鄭時晦於儕流年最少少於我十五歲奄然先我而逝旣久而悲歎之意常往來于懷也時晦嘗謂余吾受教於先人矣曰爾當以栗谷爲師金某

爲友故敢與吾子相從爾自是切磋道義相期特深曩余讀近思錄到難會處引諸儒諸說間附以己見錄作一冊請時晦刊正已過十餘稔矣今年秋羅校理萬甲謫海西將行以時晦所撰釋疑四卷見寄蓋羅於時晦爲甥時晦未及淨寫屬於羅君故也程朱格言逐條類聚而亦取瞽說錄於其間蓋見時晦相信之篤也閑中一閱怳若謦咳之相接而前日所疑釋然氷解老境得此誠大幸也第於其中或有可疑者恨未及時晦在世時評論歸一耳時晦早事向裡出入栗谷龜峯兩先生之門學有所得居家多可取

之行立朝不與人苟同或州縣或田野盤桓不進其意蓋可想矣及至今 上朝多被眷重委任責成將有所施不幸齎志而歿惜哉思時晦而不見見時晦之所著差可慰懷遂爲之序

先憂錄序

人之所以爲人者不失秉彝之性也友人趙重峯汝式際叔季之衰世稟乾剛之正氣在家盡孝友之道就學致講磨之功知既明而行之篤矣洎乎通籍而立朝也亢 君德之得失 朝廷之是非必有放過則必歎於心連章累疏無不極言竭論而至於 宣

廟中年則 國有東夷之釁衆人方且燕安恬嬉不以爲憂而公獨早見而有豫待之計屢進陰雨之誠而不聽則又持斧伏 闕叩頭 殿陛而不已遂或竄逐嶺外或廢處田野雖坎軻抑塞而不少挫焉及至壬辰之變而其言遂驗眞可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也時 乘輿播越 宗國爲墟使當時人人者盡憂其所憂如公之憂則豈至於是哉公竟以身殉國以盡臣節而不負平生之所學其生其死皆可謂不失其秉彝之性者也公嘗自錄其章疏名以先憂是錄也雖不足以爲公之重而後之覽者興起其憂國

忠 君之心而有頑廉懦立之志則其於世道豈曰少補之哉

王言帖序

余氣質魯鈍自少失學無意於科舉之文年至二十始乃覺悟有志古人之學遂從先賢之門略聞爲學梗槩虛譽過實聲聞誤 達累忝非分之職 眷顧重疊 召命絡繹惶恐不敢當也余非山林處士生長世家以公薦爲蔭官出宰郡縣循序而進以至三品亦非出處必以正者也今承 殊恩得近耿光非不欲出入 筵席竭其所知以報涓埃而顧余牛馬

齒衰已過致仕之期十年于玆矣貪戀 聖恩僶勉從仕不能無内愧於心奉身而退爲畢命松楸之計而惟是平日所受 王言不可棄置玆令諸子聚而作帖一以寓拱 北之誠一以爲傳家之寶云

養性堂記

遯巖園林中舊有亭扁曰雅閒本 世祖朝文士崔清江之別業也後爲吾伯祖父庶尹諱錫所得而余因家焉背有小山山下有松竹前有長林林外有清溪白沙明媚深可移艇又後澗懸流巖石間可以濯纓引爲上下池以種紅白蓮又有梔蹊柳汀而莎草

被堤者可數百步梨棗柿栗楮漆桑柘環繞左右其遠勢則大芚在其南鷄龍峙其北峯巒嶒崒咸萃於一席間郊外有薄田數頃若使僮僕勤力其中足以供饘粥然余生長京洛繫官于朝役役塵宂無一日靜養之功而尤悔山積回首茫然非可以歲月救治也若早尋初服仰而樂山俯而觀水觸物悟理涵泳優游則未必無助於心地上工夫而有其志未能決者蓋久今歲始得來歸矣亭有舊刻詩什其一乃吾先祖政丞公所題也余嘗諷詠其間而復求諸名作以續之矣壬辰喪亂並與亭舍而灰燼今乃俛仰傷

感仍搆小堂於遺址復刻諸詩時觀而自釋焉又改號曰養性而求和於當世之作者焉

用拙堂記

用拙者湖南伯閔公之堂號也公之先祖羅乙巳之禍謫居于林子孫仍居焉昔公之先人以養拙扁堂兄以守拙弟以趾拙而公又揭以用拙此一拙字實公家傳也公自先世嫉世人喜巧之態以此爲箕裘之業其志可尚也已然而公之意果以爲君子立志行己之要如斯而已乎抑用力於實地而外爲此謙遜之語耶夫拙者緩於進取而有謙退自守之意而

已拙之爲用豈足以盡道哉若比於用智自私者則固有間矣而乃若君子所存不止此盡心知性修己治人非拙者所能也君子明萬物之理通幽明之故開物成務乃其業也公當以聖賢爲期大其根基求造乎道之極摯豈但守此而以爲足也哉公其勉之哉抑余又有說焉堂在南塘江上即白馬下流也大江外羣山園繞一舉目數百里了了在眼底眞勝觀也江有鱸魚紫蟹澤有蓴菜居然吳下風味亭之左右有竹林梅塢雜植花草果木土地饒沃宜稼信乎休退閑居者之所樂也而公方登用於朝則雖有江

山之勝何暇於此樂乎嗟夫有如是之名區而役役於外供閑賞於他人而不得專其勝無乃自以爲是或近於拙耶吾觀公居家屢空而拙於謀生栖遑外藩而拙於仕進處世迂踈容儀簡率凡此數者皆非智巧者之事抑公以是而自號也耶然而觀人不於其外而于其心竊就公之事而得其所用心焉公歷典州府再按雄藩而簡素是尚則豈是謀生之拙乎不擇內外任其儻來而恬靜爲心則可謂從仕之拙乎處世雖以迂踈而當官盡職臨事明決容儀雖曰簡率任眞自如不事矯飾吾知公之拙也其諸異乎

人之拙也歟至於知江山之可好而選勝營築者恥閑喜靜之素心也而生逢明時未暇於閑逸欲同吾所得於人人者君子爲人之道也進憂退憂無愧於前人吾未知公其果拙也耶余於公相習久矣非相期以拙者也故前所稱爲吾公進之以後所稱用解不知者之意盍亦顧名思義也哉

小學集註跋

小學書無以尚矣然而諸家註說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背於本旨者亦有之矣栗谷先生退居林下沉潛經書餘二十年於小學書尤加熟複於是集衆

說而擇其精要刪其繁亂間有未備者補以已意而名以集註學者讀之無有歧貳之惑先生之功可謂大矣盖先生平日以禮律身盡一部小學故其知之明擇之詳如此此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龜峯集後跋

詩本性情隨感而發善惡之不可掩昭昭也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可乎先師平日讀聖賢書講說程朱以小學自律文詞特其緒餘耳迹其詩高雅簡逸悠然自得皆自學問中出非吟風咏月者之所可髣像其萬一信有德者之言也惜其坐與栗谷牛溪

松江相善重被娟嫉者移怒巧設禍機擠陷不測坎軻不容於世而終人心之險乃如此可懼也夫詩集見抛久同門友沈君士敬宰鴻山之數月即刊行之亦可尚也

揚浦崔澱稿跋

嗚呼余於崔君丱角時得見於其兄之喪次稟質粹美容貌端溫執喪以禮望之嶷然知其爲成就之器也早從栗谷先生之門立志以正學日益進不但文章才藝而已一時儕流皆以遠大期之不幸早世惜乎吾見其進也不見其止也噫天之降才必有爲也

而又奪之何遽理固有不可測者矣獨其遺編幸有存者其胤子光山宰有海有素於余求識其卷末其詩格而法雅而亮飄飄乎塵埃之外真所謂一句十瑰而有餘價者也余於此益有所感不以文拙辭略題數語以歸之

祭崔汝允文

嗚呼吾與賢生同一世傾盖於李丈祥甫之所何相見之晩也逮吾家居連鄉連之距賢家不宿舂之間耳挾書冊匹馬相從唯以講讀討論爲事盖其所志者學也賢聰明邁倫讀盡經書忠信自守日以古聖

賢爲心其所成就逈出等夷而以吾一日之長謬加推崇托以師道之尊顧吾質魯學荒不敢當賢者所待之萬一而深愛賢所見所就之精詣不知年數之自少而樂爲之相師也吾自少時獲事栗谷龜峯兩先生既失先生倀倀踽踽恨無與論學自遇賢以後若有所得常以爲世未見志學者於今忽有之疑焉質之讀焉講之相與益深期做第一等功不唯吾之待賢如此雖賢之望於吾者亦然也吾長於賢二十歲筋力衰矣志氣怠矣常恐一日先朝露以孤吾賢相望之意孰謂賢遽去吾而先逝乎去春賢爲來見

我其後春夏之交書尺往復而賢之云沒在七月之望其間未滿三月而人事之變遽至此耶吾與賢居不遠也雖或相阻意謂未久相見若有患故可以相聞故田家多事不得以時相問誠知其奄忽豈不一扶老而就訣也賢之沒非朝夕速化數月寢疾而距數舍地不相聞知何哉賢之視我猶父兄而吾不能視賢以親屬可勝慟哉去年間見賢毛髮頓白恠而言之賢曰近日來氣力遽衰恐不能久於世尋常書札間亦屢及之吾以謂談事不以爲然也嗚呼其竟緣此而發乎賢其驗氣而先識之矣嗚呼賢今其死

也耶以賢之才學將大其進而遽夭於中道耶以賢之仁賢宜獲天佑而不得蒙其報耶胡天之厚薄與奪與下民懸耶未可知也賢之在世處心行事無愧於古人全生而全歸之在賢則何悲獨賢之美質慱學在朋友難忘在末俗難得遠道之任誰與共之典墳之疑誰與質之言無聽也唱無和也此余所以長慟永懷而不釋者也惟當收拾舊聞篤守經訓以盡桑榆之功庶無負吾賢之望也嗚呼講磨相資昔何偲切而入門長號今何邈邈笑語爲别而痛哭來門温温之容傾傾之形何日而見之何日而忘之一盃

來奠魂其知不尚饗

祭金金溝滋文

嗚呼公今其死也耶以公之志氣不衰筋力尚彊而不克享其期頤之壽也耶何平生眷好之深厚出入燕遊必與之偕而今乃棄我而先逝曾不致意耶何疇昔迎送之慇懃笑語琅琅而邈不相接初若無情耶豈親愛多在於彼所樂反愈於此舍而就之有不足相顧者耶抑清操高槩若浼濁世翩然長逝而莫予追者耶向公之初疾也謂爲觀化而吾曰是痰也吾亦傷虎始雖少殆痰若洼下自可無咎後果得效

孰謂其再作於秋冬竟以此而殞其生乎吾在曩日
省妹懐邑以爲公疾引日未遽危也一出入數舍之
地曾不浹旬而公已就木焉何人事之悤促如是之
甚也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公之在世七十有三歲踰
七望八得全而歸之在公則無憾矣公之名位雖不
滿其器陸沉全身不失其天爵在公則亦無憾矣獨
公之言行氣槩逈出流俗居家接人俱有可觀者今
不可復見於斯世此知舊者之所悼惜而不釋者也
嗚呼乘運歸盡人道之常也彼草木同腐磨滅不紀
者何限其或生而求與之相親死而能久而不忘者

其孰使之然歟吾與公徒以義合晩結以姻好及其
死生之際追思哀傷之心有不能抑者益知公心行
之可尚在人難忘而非吾相得於言貌之表者能如
是乎嗚呼公病而吾坐於衰旣不能頻視公沒而吾
出於他又不得永訣生不盡其情死莫展其義悠悠
我懷曷有其極笑語爲别而痛哭來門儼然之儀忠
懿之像何日而見之何日而忘之一盃來奠詎盡哀
誠魂其知耶其不知耶嗚呼哀哉尚饗

挽崔汝允

吾賢年五十豈料遽至斯稟氣粹而淳聰明又兼之

早歲志於道仁義以爲基君以我爲師我以君爲師
相待豈淺淺古人吾可期沉潛聖賢書麗澤日相資
如何數朔病初不報我爲貽阻百里內奄忽此別離
聞訃始來哭惝怳生死疑斬焉對孫子寂寞垂素帷
呼子子不聞哭子子不知未老先我逝老我能幾時
翩然濁世中長去若縱遺全生又全歸在子則何悲
斷絃從此始開卷每相思好學今也無吾慟非爲私

伽倻山逢尹正卿

邂逅伽倻寺行裝帶雨痕相逢方一笑相對却忘言

再遊伽倻山

古寺曾遊已十秋寒齋獨坐思悠悠故山春色渾如舊田首龜城雙涕流龜城知禮也先生祖考嘗宰此縣先生侍來故追感故事而及之

沙溪先生遺稿卷六

墓碣 墓誌

察訪李公墓碣銘并序

吾友李賓汝寅家于國學之側諸生多其爲人踵門而遊者日數十輩旣用館薦補官晩而退處懷德懷之章甫推爲黌舍長萬曆癸丑年六十有七以疾卒用其年十一月庚申歸葬龍仁之先壠坐艮向坤配完山李氏祔焉後十七載其子時稷手家狀抵先山金某泣而言曰先人生嘉靖丁未少而志學選己卯司馬倡多士疏請五儒先從祀孔廟辛卯拜靑巖察

訪壬辰兵後不復仕屛居而終于家先人生平終始
唯子槩識之而執友無在世者今圖所以不朽者敢
以墓文託之子某固辭不獲乃謂曰然而公吾友也
雖居遠罕接乃其行之著者可擧而論也自㓜而老
自京而鄕旣爲士友所重其歿也一鄕皆惜曰善人
亡至於里社蚩氓亦設奠而哭其德不旣厚乎居常
接物無忤言違色恬澹不營生屢空晏如也知舊雖
盈門實不喜交游以故仕不達其操履不旣端確乎
唯如是可示於今與後也歟公延安人五世祖石亨
策佐理勳府院君高祖諱渾司憲府掌令 贈吏曹

判書曾祖諱壽長 贈吏曹判書祖諱巘司憲府監察考諱廷顯天安郡守陞通政階妣恩津宋氏承仕郎諱世英之女配李氏桂陽君諱璔之後曾祖諱壽甲文川正祖諱文衡龍岡縣令考諱應麒早入翰院辛官海州牧李氏後公五年生先公十五年卒男長時益次時稷兵曹正郎女適掌令趙翊側出男時譙時省時俊時得時晦女縣監奇廷獻妾時益子恂愷女適崔轔次幼時稷子憬俺惇皆業文有聲銘曰質旣美蘊之良積者多施不長贏于後昆旣蕃旣昌

刑曹叅議金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成輝字立夫金姓光州人也系出新羅王子暨麗朝仍八葉平章公其後也高祖諱國光左議政光山府院君曾祖諱克羞忠勳府經歷祖諱忠胤副護軍考諱鈞秉節校尉妣潭陽鞠氏奉訓郎諱世仁之女戶部尚書諱裕之裔嘉靖乙未生公是遺腹也少而失學治產業鉅萬壬辰之亂入補軍餉 朝廷褒賞之至拜刑曹叅議公旣富而壽仍帶華銜備享五福餘三十載以崇禎己巳考終于家得年九十有五越明年庚午二月葬于高山縣獐項山坤坐艮向之原從先兆也公性簡行遜以約致豊儉素如一日也暨

晩節悉散其財分與諸子自以尠少止資餘日不多歲而復足其使財營幹多人所不及者年高氣健晨夕杖屨往來田園間日以爲常子姓內外四十餘人充堂溢宇有汾陽之慶世罕覩也公配咸陽吳氏將仕郎諱繼洪之女後公幾年生先公六十一年而卒贈淑夫人與公同塋生一男二女男珏早夭女適生員成達善次適愼達後夫人南氏籍固城諱彥中之女生二男曰璜曰璡珏生五男二女男廷望參奉次廷憲廷儀廷說廷尹女適成楚晩次幼成達善生一男三女男亘慶女適掌令李坰次適令徐雲駿次適

縣監沈長世愼逴女適郡守吳世彥璜生三男三女男廷泰餘幼女適閔光尹次適李時載次幼璡生三男曰廷禹餘幼廷望生三男三女女長適李昭載餘幼廷憲一男一女廷儀二男成楚晩一男成夏慶一男二女李垌女適判官申漑徐雲駿一男沈長世二女閔光尹一男三女並幼銘曰壽而不富者吾聞其人其或兼焉者嗣不兟兟公惟厚享實具其三毋曰未貴餘慶是覃

贈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尹公墓碣銘幷序

小司馬尹公安國携家狀造余拜且請曰先人墓未

有樹也願得先生之文而鑱之石先生儻賜之一言
是使長逝者不朽也余以不文固辭而尹公請之益
堅謹按狀公諱某字某其先楊州人有諱崇事麗氏
為三重大匡都評議司使乃公始祖也曾祖璋資憲
大夫行全州府尹祖繼勳考時雨皆早卒未仕妣咸
陽呂氏僉正世興之女公生五歲而孤稍長勵志力
學中癸酉司馬試入太學大為章甫所推重所與交
皆聞人屢舉輒不利歲乙酉公年三十九矣歎曰尚
可復治筆研與少年子爭名乎遂絕意赴舉屏于先
墓下久之執政聞公名除東部叅奉以事免壬辰倭

寇至　宣祖西幸公亦避兵于關西復拜義禁府都
事明年　天將駐師松京國家急於漕轉移公爲水
運判官會有言當以文官差遣者遂遞公是歲九月
以疾卒得年僅四十七用明年某月日葬于積城治
之南艮坐坤向之原公天性篤於孝悌侍親疾衣不
解帶目不交睫居喪毁甚幾不勝事伯兄甚謹哭其
喪如哭考妣時公已得解治經甚精熟旣卒哭猶不
赴南宮試親舊敦勸之終不能應鄉居築室對松楸
扁曰永思朝夕瞻敬疏食菜羹晏如也未嘗以絲毫
事干人嘗拜牛溪成先生先生一見稱賞焉雅不喜

紛華治家尚儉素冠婚必據古禮遺命葬祭悉從薄
約寧使不及於禮嘗戒飭諸子曰門戶衰爾輩當務
自立揚然不義而富且貴亦非吾所願也公之配曰
李氏讓寧大君禔六代孫考諱元友交河縣監 贈
議政府左贊成妣溫陽鄭氏判書百朋之女柔嘉淑
愼事姑盡其孝敬處娣姒間極其和睦家雖貧然至
饋賓客恤死喪曲盡情禮或稱貸以給而終不令公
知之敎子女慈而有方先公一年卒年四十七其葬
與公同兆三子長即小司馬公次匡國爲公兄應齡
後次弘國中文科官至通政早卒女二長適幼學鄭

以謙次適前叅奉金大淪安國娶叅奉李憓女生三男一女曰敉攸敞女適司憲府執義朴炡匡國只有妾子以弘國之子夔爲後弘國娶進士鄭起溟女生三男曰夏夔度鄭以謙生一男五女曰民瞻生員女二皆爲士人妻餘幼金大淪生三男四女男曰克厚克亮克寬女三皆爲士人妻餘幼敉生一男一女攸生二女夏生一女夔生一女度生一男皆幼公有駉行羨才夫人婦道甚修而祿與壽皆不稱人謂必發於後司馬公旣貴 贈公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夫人從 贈貞夫人子孫繩繩甚繁君

子以爲昭哉徵乎爲善者可以不怠矣銘曰不施於時而積于身餘慶之發宜其長有人

石溪處士崔君墓碣銘 并序

自余失汝允實有喪予之慟逾年而悲不解今其墓草已六宿矣其徒將有樹于塋域請余銘焉嗚呼余何忍爲亦何可辭汝允名命龍汝允其字也完山人鼻祖阿爲高麗侍中其後世有顯人祖順成成均館司藝考渭丹城縣監母廣州安氏縣監景佑之女汝允生穎秀異凡兒年十二遘丹城公之喪秉禮如成人鄉閭稱異之服闋慨然有求道之志聞同郡處士

李廷麒有學行往請師焉李公奇其意進而教之居無幾悉通經史李公每見公輒欣然解頤曰非我教汝乃汝教我也汝允雖童年鑑識過人逆魁汝立方盜僞名其父希曾素與丹城公善嘗屬汝允曰小子盍從吾兒遊乎汝允巽謝終不往後汝立以大逆誅申廣文重慶深於易學無通筭數汝允請受易學啓蒙申公不許曰新學未易讀姑徐後汝允退自取啓蒙及筭法讀之遂通蘊奧居安氏憂易戚備至廬於墓側三年不踐山外道遠近學者多歸之讀禮之暇諄諄指授博涉羣書尤精於四子及洛閩諸先生語

終日正坐俯讀而仰思之平居雖處暗室必整衣冠
肅穆如對父師未嘗少懈也嘗與門生知友載書入
邉山僧寺期十年不出以窮天下之理會遭壬辰倭
難而出明年赴　行朝牛溪成先生與語歎曰吾道
有人矣及余守金馬郡汝允來訪郡齋容儀莊肅論
議明白有淵源余相得驩甚恨相見之晩也自是往
還甚熟相與講劘義理余少從栗谷先生得聞梗槩
先生旣沒倀倀無所依歸讀書無與共論者及得汝
允每問疑晦輒有開發余實自幸得益友而汝允執
禮過恭焉汝允少以攻苦積羸病歲辛酉卒于全州

石溪里舍年五十有五以其年某月日葬于州地某
向之原汝允天資甚高其飭身制行動踐榘矱晨起
必祭家廟得時物不薦則不以入口緦功之戚制盡
然後復寢李處士沒為持心喪三年其為學極博而
反于約餘力所及陰陽方技釋老之書無不究其旨
信口而讀曽無聱牙為文詞操筆立成其譚說文義
前代典故明爽條暢沛然若決江河聽者娓娓忘倦
海平尹相公嘗叩其學歎賞以為不可及然其惡惡
太甚聞人有不善若將浼已憤世疾邪每與同志道
及時事聲色峻厲人皆為之竦聽嘗得解應 庭對

仰視殿上一考官時名相也而汝允素惡其為人故違式例竟坐不第其志槩多類此大為流俗所忌嫉然知汝允稱之者皆所謂賢人君子也娶德水李氏生一男勷側室子曰正吉皆有文行女適觀察使宋英耉之子嗚呼余老且死百念俱盡所不能忘于懷者思與汝允共卒此事今焉已矣遂雪涕而為之銘其辭曰何其貞也玉雪之白何其富也雲夢之蓄斂焉藏之其封三尺有知德者過此必軾

獻納李公致墓碣後叙

公之名字世系履歷行事俱載栗谷先生所撰墓碣

令不贅焉公爲乙巳奸臣李芑尹元衡等所陷在罪籍者數十年 宣廟卽祚嘉公忠直旣伸寃復爵且命追 贈而未及施行今 上某年公之孫庠上言于 朝朝廷以 宣廟成命 贈都承旨錄用其子孫嗚呼休哉同知中樞府事金某略叙其事於碣石之下方

有明朝鮮國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曹公墓誌銘幷序

人或有不資學問之功而於日用之間能不失常性者盖以其生質之美也長生弱冠贅于曹氏居數十

年竊嘗觀外舅氏之爲人生於大家早有得於門庭
處心雅素絶華美之習不拘拘於方策而待親戚睦
接朋友信豈所謂生質之美者歟余常歎之今於墓
道之托其敢辭謹詳公諱某字某曹出昌寧世趾先
美曁麗朝大顯連八代爲平章事其後有諱益淸官
左政丞諡襄平於公爲七代祖曾大父諱九敘 贈
左贊成祖諱某右贊成昌寧君考諱某判敦寧府事
昌陽君妣貞敬夫人辛氏籍寧越内贍寺僉正諱汝
傑寔公之外王父也公生于嘉靖壬午年二十一蔭
補掌樂院兼主簿仕滿陞掌隸院司評未幾出監陽

城縣病未赴乙卯文化縣令爲政不尚嚴猛民甚便之隣郡信川守金生海雖年紀不相適許與爲友生海在郡遽死時其家屬先已入京無衣服以襲斂公悉出己之所有使之無憾人皆義之其子感恩抵死稱道焉歲己未丁内憂癸亥金郊察訪陞信川郡守乙丑罷戊辰濟用監主簿俄遷軍資監判官尋罷癸酉丁外憂乙亥制除自後十年連佩郡符四載於寧越六期於朔寧以善政褒　啓還拜典設司守丙戌出鳳山郡守己丑適在鳳時捕鄭賊汝立之黨數人庚寅以功陞通政階爲衛將僉知中樞府事辛卯長

湍府使壬辰春病卒官年七十一時倭賊逼京越一
月渴葬于坡州南面某向之原從先兆也公配淑夫
人茂松尹氏進士諱璀之女生男景仁某官女即長
生之室也側出女四人長承旨南彥純妾次安宗男
次鄭承禧景仁娶領議政沈守慶女生男曰文秀甲
子登第方爲連山縣監女長李碩隣次韓爔司馬次
朴遴司憲府掌令長生男曰隰早死曰集縣監曰槃
弘文校理女曰徐景霱監察次早夭次韓德及縣監
南彥純子曰某某安宗男女二人鄭承禧子曰良
堵文秀娶贊成李時彥女生男曰漢英女二人幼李

碩隣男曰堉韓燉男曰某朴遾男曰某甲子司馬金
集妾子曰益炯曰益煉女金泰立司馬次鄭廣源金
槃男曰益烈曰益熈曰益兼餘幼女曰李澔縣監曰
李厚源縣監曰張次周餘幼徐景霱女長愼暻司果
次成璹韓德及男曰壽遠曰智遠曰志遠女曰李汝
洪餘幼銘曰慈祥之質艾耋之齡于郡于府克著嚴
聲位雖未顯在公何害有孫克家福蓋未艾坡山之
陽繄公攸藏我銘不朽用發幽光

沙溪先生遺稿卷七

行狀

崇政大夫議政府右贊成兼弘文館大提學藝
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栗谷
李先生家狀

本貫京畿豐德府德水縣
高祖抽知郡事 贈左贊成妣
曾祖宜碩判官 贈大司憲妣崔氏 贈貞
夫人
祖蕆 贈左叅贊妣洪氏 贈貞夫人

父元秀監察 贈左贊成 妣宜人申氏 贈
貞敬夫人
先生諱珥字叔獻上世有諱敦守高麗中郎將實爲
鼻祖世趾其美政丞府院君曰允葘司空樂安伯曰
千善政堂文學曰仁範文學生諱揚始仕我 朝爲
叅議 贈判書生諱明晨知敦寧事謚康平是生知
郡事諱在德水世譜及諸墓碑碣所記監察公悃愊
無華休休樂善有古人風申氏己卯名賢命和女資
禀絕異習禮明詩於古女範博極無餘先生以嘉靖
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生于關東臨瀛北坪村生時

申夫人夢龍抱兒納于懷中故小字見龍生而穎悟絶倫學語便知文字三歲外王母以石榴試之曰此物何似先生即擧古詩以對曰石榴皮裹碎紅珠人奇之五歲申夫人感疾危劇一家奔遑先生潛禱于外王父祠堂從毋適過而見之驚嘆與之慰解而抱歸嘗有人渡水而顛躓幾危人皆拍手先生獨俯視怵惕亟發驚動之聲其人獲免乃已其孝親愛物之心天性然也八歲就外傳業曰進嘗題詩花石亭調格渾成雖老於詩律者有不能及也詩曰林亭秋已晩騷客意無窮遠水連天碧霜楓向日紅山吐孤輪月江含萬里風塞鴻何處去聲斷暮雲中九歲覽二倫

行實讀至張公藝九世同居卽慨然曰九世同居勢
或有礙至於兄弟不可離析遂手書兄弟同居奉父
母之圖以觀之又好摭前古名賢將相事實題其姓
名記其行迹而景慕焉十三歲中進士初試文章日
就聲聞藉藉而亦不屑爲也遂專心于聖賢之學十
六歲丁內憂廬墓三年一遵家禮不脫衰絰躬執祭
饌雖洗滌之事不使僮僕任之十八歲而冠爲學專
用力於內時先生新免於喪哀慕不自克常日夜號
泣一日入奉恩寺披覽釋氏書深感死生之說且悅
其學簡便而高妙試欲謝去人事而求之十九歲以

書留別諸友曰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是氣
者人之所同得者而養之則役於心不能養之則心
為氣役氣役於心則身有主宰而聖賢可期心役於
氣則七情無統而愚狂難免古之人有善養氣者孟
子是也孔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樂山者非取其
峙而已取其靜之道而體之也樂水者非取其流而
已取其動之道而體之也仁知者之所以養氣者捨
山水而奚求哉因入山門戒定堅固至忘寢食久之
忽思以為佛氏戒其徒勿作增減想者何意也盖其
學無他奇妙只欲其截斷此心走作之路凝聚精神

以造靜極虛明之域假話頭使之依靠下功而又恐
人先知此意則著禪必不精專故又設此禁以誑之
也乃悟異說之非盡棄其學而專心吾道著自警文
一以聖賢為準則敬義夾持知行並進不由師承自
得其妙嘗語學者曰吾少時妄意禪家頓悟法於入
道甚捷而妙以萬象歸一一歸何處為話頭數年思
之竟未得悟反而求之乃知其非真也二十三歲謁
退溪先生于陶山問主一無適應接事物之要厥後
往來書札辨論居敬窮理及庸學輯註聖學十圖等
說退溪多捨舊見而從之嘗致書曰世間英才何限

而不肯存心於古學如君高才妙年發軔正路他日所就何可量哉千萬益以遠大自期辛酉丁外憂甲子試司馬文科皆擢壯元即拜戶曹佐郎 明廟以釋褐登龍門命題先生製三十韻律詩以進 上嘉賞之 賜賚特優乙丑移拜禮曹佐郎尋拜司諫院正言自以新進未可遽當言責上疏辭不許丙寅率同僚陳疏請立志勉學親近正士冬遷吏曹佐郎慨然仕路之溷濁務張公道欲防關節請托之路銓長朴永俊不肯先生歎曰痼弊誠不可醫也隆慶丁卯明廟喪用日者言卜葬以第四月儒生上疏有譏其

渴葬者 王大妃命用第五月曰雖不吉亦可用也
領相李浚慶左相李蓂 啓以為安厝 先靈而不
用吉月未安先生聞之歎曰諸侯五月而葬先王之
定制未聞擇月也 慈殿明燭正理而大臣不能將
順其美反以左說為重時事可知戊辰遆為直講以
千秋書狀官朝京冬還 朝拜弘文館副校理即
宣祖初服也上疏辭職自陳少時誤染禪學之失不
敢當論思之任 上優批答之曰自古雖豪傑之士
未免為佛氏之所陷溺矣不可以昔日從事禪門之
小失輕遆玉堂論思之重任且悔過自新其志可嘉

旣復拜吏曹佐郎聞外王母病甚棄官歸省于江陵
諫院以歸覲外祖法典不載劾之　上嘉其孝不允
已已拜弘文館校理承　召入京自以爲學未進不
可從政前此累辭要職至是自陳外祖母有養育之
恩居江陵老病無子請解官歸養且俟學進而仕
上荅曰身雖在朝亦可往來省覲何必解職因命吏
曹曰往見外祖母雖非法例校理李珥特令省覲可
也先生感　恩就職時當　明廟禫舊例禫後陳賀
先生謂同僚曰自　上喪制甫畢遽受賀禮揆之情
理未安且百官哭泣之餘旋即陳賀是歌哭同時也

乃上劄請以賀為慰八月於 經席進講孟子 啓
曰世代各有所尚戰國之時在於富國強兵戰勝攻
取而已至於西漢之淳厚東漢之節義西晉之清談
皆一代所尚也人君當觀一代所尚之如何所尚不
正則當矯其弊今者承權奸鉗制之後士習委靡偷
惰徒知食祿自肥而無忠 君憂國之心縱有一二
有志者皆為流俗所拘莫敢出氣力以振國勢俗尚
如此 聖上當奮大有為之志以作士氣然後世道
庶可變昔者孟子以匹夫之力只以言語教人尚能
熄邪說廓正路況人君任治世之責能以斯道教民

則非徒垂敎於後世亦可 興化於當時其功豈特孟
子而已講畢又 啓曰人君不欲治則已如欲爲治
必先下功於學問學問者非特 勤御經筵多讀古
書而已必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工夫不懈實有其
效然後乃可謂之學問也匹夫在家雖有學問之功
其效不見於世人君則不然蘊之心術發爲政事故
其效立見也當今民生困瘁風俗薄惡綱紀陵夷士
習不正而 殿下臨御數年未見治效竊恐 殿下
格致誠正之功有未至也 殿下誠志於治則雖芻
蕘之言可補 聖德若 殿下悠悠泛泛只事文具

則雖孔孟恒在左右日談道理亦何益哉領議政李浚慶進曰　朝廷之上當守體統頃日承旨請面對事非近規恐壞體統假使　國家有可畏之機自有臺諫論思之臣何必承旨請對耶先生曰此言不然只在所言之如何耳若所言是則何妨於體統承旨亦　經筵叅賛之官請對言事亦其職也今者善政不舉百度廢弛若不奮然振作以新一代之規矩而徒欲拘常守舊則安能祛積弊而大有為哉大臣不能引君當道而唯遵守近規是務殊非羣下所望也先生毎因進講極陳為學為治之説而　上嘿無一

言乃 啓口入侍之臣預思所 啓之事晝夜量度
及至 上前怵於 天威言不盡意自 上雖虛心
酬酢尚患下情不達況沉嘿不言以阻之乎目今天
灾時變近古所無臣民惴惴不知更有何事 殿下
當敦求善策汲汲救時不宜深拱無所猷為也 明
宗大王以二百年 宗社付之 殿下 殿下受其
憂也非受其樂也二百年 宗社日阽危地而 殿
下不思所以振起之乎 上曰蘊之為德行然後乃
可發之為事業豈可無德行而有事業乎且三代之
治不可猝復也先生曰 殿下此言固是循本之論

但德行非一朝可辦而政事不可一日廢也允德未成之前將置政事於不問而任其紊亂乎德行事業當交修並進也且三代之治固不可猝復至於革弊救民則此豈難行之事乎堯舜之德雖曰難及但求堯舜之用心法堯舜之善政則庶幾堯舜之治矣

上曰古亦有無堯舜之德而有堯舜之治者乎先生曰古人無法堯舜者故不見其治誠能法堯舜而行之則豈無其治乎孟子勸齊宣梁惠行王道以二君可行王道故也豈好為空言哉先生嘗因書堂月製乃設為問答之辭論王伯治國安民之道名之曰東

湖問答以奏 御後 上問曰何以漢文帝爲自棄
乎對曰文帝固是賢君當漢道全盛之時可以復古
而終於雜霸故臣以為自棄耳 上曰文帝之不能
復古以經籍遇火真儒不作故耳豈是文帝之過乎
對曰文帝無大志每好卑論雖有文獻亦將如之何
哉人君立志不高者大抵皆自棄也時 壼儀未建
先生疏論時弊因陳擇妃之道其略曰古之帝王所
與為婚者莫非先聖之後仁賢之裔其求之之道不
過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而已
未聞聚會 闕庭辨其優劣如今日之為也已然之

事雖不可追自今以後勿以容姿服飾次等級推下
吉凶爲急務而先觀父母之賢否以察其家法次觀
威儀之合度以察其女德且以宣問大臣必得衆心
允協然後乃定則天人之意無不同矣一日 上語
及乙巳之事領議政李浚慶曰衛 社之時善士或
有坐死者其瘡痍未合矣先生曰大臣之言何可含
糊不明乎衛 社是僞勲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
仁廟禮陟 中廟嫡子只有 明宗一人而已天命
人心豈歸他人哉奸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
錄僞勲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

勳正名以定國是不可緩也浚慶曰事在 先朝不可猝改先生曰不然 明廟幼冲即阼雖不免奸兇之欺蔽今則 在天之靈洞照其奸雖曰 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冬聞外祖母病重解官歸省庚午又拜弘文館校理五月白仁傑上疏請昭雪乙巳己酉之寃枉於是政府三司同發論 啓而猶未擧僞勳先生以爲正名爲政之本而名之不正莫甚於僞勳乃言于同僚力主削勳之議時退溪先生與奇高峯大升亦以爲 先朝已定之事不可革罷朝議多以先生之議爲過而先生獨排衆論終始不撓玉堂四

十一劉皆先生手筆也至丁丑因先生議又論之竟
得回　天物論快之冬辭歸海州辛未還坡州拜吏
曹正郎不赴尋以弘文館校理承　召入朝拜檢詳
舍人弘文館副應教皆辭六月除清州牧使專務教
化手撰鄉約法以率之未幾病遞壬申夏拜弘文館
副應教謝　恩病不供仕復辭歸坡州時相李浚慶
高亢不能下士且膠守舊轍導　上因循架漏無相
業可觀士類多短之乃與洪曇金鎧輩有裁抑士類
之意戊辰年間金鎧爲大憲承浚慶風旨欲論去朴
淳朴應男奇大升李後白尹斗壽等十六人適以事

遞職不果已巳再入 筵中極言年少輩朋黨以少
淩長幾成己卯之習臺諫安自裕鄭澈承旨沈義謙
等面斥其詆毁己卯紹述衰貞之所爲三司並發請
門外黜送翌日承旨奇大升請對力陳其曲折而請
罪之退溪先生亦惡其所爲與奇高峯書有曰吾輩
今日實無更張國事變亂政法將欲迫逐舊人濟己
植黨之爲者而彼乃強此之無擬彼爲罪援昔所誣
斥今爲證必欲納之罟擭陷穽之中而後已也其後
李浚慶入侍 啓承旨請對非近規先生辨其不然
及 明廟喪畢士類以爲 明廟旣後 仁廟爲人

後者為之子 仁廟不宜享於 延恩當祔 文昭
殿浚慶之意則 仁廟之於 明廟異於父子當享
於 延恩論議不合三司論浚慶復踵李芑之論辛
未李浚慶使其族弟李元慶通白仁傑洪曇諸宰等
復欲罪朴淳朴應男李後白尹斗壽尹根壽吳健鄭
澈等十七人其言傳播語侵白仁傑仁傑遽歸坡州
以此浚慶之計解散及疾病將死上劄言朝臣朋黨
疑亂 上聽必欲去之 上頗驚疑先生為陳疏解
之既而遠接使 啓差從事官拜司諫院司諫辭又
拜弘文館應教上疏辭自 上有李珥本是迂濶者

之　教盖先生自以為學未進不可從政累辭要職
而凡所陳說必以唐虞三代之道為言故下是　教
未幾拜典翰又辭不就萬曆癸酉拜弘文館直提學
三　召不置乃入朝　上曰爾何退而不來對曰臣
病深才踈自度不能有為徒食廩祿不如退免罪戾
故不敢進耳　上曰爾才予所知也勿為過謙之辭
從令不更求退可也先生曰臣跧伏田里未知　聖
學成就如何今日民生憔悴風俗頹敗至於如此臣
佇見　聖學之日章而終不見效臣竊恠焉　即位
之初大臣輔導失宜每引以近規排儒者之論故至

令不善治耳匹夫讀書躬行尚且志在濟世況 殿下稟可爲之質主一國之民操可爲之勢寧無惕然自奮之志乎鄉約是三代之法而 殿下命行之誠近代所無之慶也但凡事有本有末鄉約正萬民之法也 朝廷百官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舍本治末事必無成 殿下必須躬行心得而施及朝廷政令皆出於正然後民有所感發而興起矣 上曰予自顧省不欲輕舉而言者不止故從之耳對曰 殿下誠心願治則只此一念便是關雎麟趾之意豈必德如文王然後始興周家事業乎十月於 筵中啓

曰人君處崇高之位自以爲滿足則善言何由而入
必也兼聽博聞擇善虛受然後羣臣皆爲我師而衆
善合於 君身德業以之崇廣矣今 殿下謙冲退
讓形於 下敎而至於不從公論自是非人則反有
謂人莫己若之病臣竊悶焉三公雖欲建白恐拂
聖旨反爲 君德之累故悶嘿度日若 聖旨在於
求治則大臣亦必盡言而廷臣各陳所懷矣 上曰
我國之事誠難爲也欲改一弊又生一弊弊未能革
反添其害先生曰紀綱不立人心解弛官不擇人苟
充者多徒知餔啜不念 國事革弊之令一下先懷

厭憚之心非徒不能奉承又從而故令生弊此所以績用不成也已而陛同副承吉入侍 筵中啓曰今日國無紀綱無可為者若今因循則更無所望必須自 上奮發大志深悔旣往之誤因以徵勑大臣百僚一時振發以立紀綱然後可以為國紀綱不可以法令刑罰強立之也 朝廷善善惡惡得其公正私情不行然後紀綱立矣今者公不能勝私正不能勝邪紀綱何由而立乎人之所見自古不同迂儒則以為堯舜之治朝夕可做俗士則以為古道決不可行此皆非也為治須以唐虞為期而事功則須以漸進

也臣昔者忝冒玉堂每以唐虞三代之事陳達於
上前臣意非欲遽見其效也只欲今日行一事明日
行一事漸入佳境耳我國唯　世宗大王之政可
法用人不拘常例任賢使能各當其才今日必須擇
人授官委任責成然後庶績可熙矣己卯年間趙光
祖有致澤之志而年少士類作事無漸未免騷擾竟
致士林之禍至於任事者輒以己卯為戒然己卯之
作事無漸豈不逾於今日之全不做事乎自　上必
先躬行本原澄澈然後為治之具次第舉行則羣下
聳動矣既先修己必須尊賢所謂尊賢者非爵之而

已必用其言施之事爲然後方是尊賢也今 殿下可謂好賢矣但見命之爵而已未聞用其言也彼誠守道之士豈爲虛禮而來仕乎且未出身人若有才德則用爲憲官此 國家恒規也自己卯以後遂杜其路此不遵 祖宗之法也 上曰用賢固好矣但不經事之人恐其作事過中也對曰若有過中之擧則自 上當裁制之不猶愈於恬然不爲者乎世衰道微士子只知科擧爲發身之路彼一等人物必不屑屑於此科擧用人乃叔季之習也又曰今日之務莫急於恢張公道自 上無一毫私意然後可以感

發人心而近日臺諫所 啓若涉 宮禁內需等事
則 上必牢拒羣下疑 殿下之有私而以容嘿爲
得體孰有如臣愚者乎愚者或有一得其言亦可聽
也他日先生更請以未出身人通臺憲之路 上乃
下其議于大臣大臣皆以爲是 上允之 上夜御
丕顯閣 召侍臣進講書傳先生 啓曰太甲賴伊
尹匡救之力克終允德若無伊尹則成德未可期也
人君之得賢非但爲一時之益亦可托六尺之孤矣
雖聖智之君天下之大不能獨理必以得賢爲務故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

憂人君之職在於得賢耳講訖又 啓曰自 上所
論人心道心之說至為精切以此精明之學益加踐
履之切則可以匡濟一時矣雖精於文義若不切已
用功則亦何益乎臣見近來紀綱板蕩 命令不行
民生之苦如在水火如是而國家無事者未之有也
今須急聚賢士使之各陳所懷切於救民者採而用
之則猶可及救也苟或因循舊轍日益向下則雖有
大賢亦無如之何矣 上曰自古新立國之君不能
無失德而尚致小康立國寢久漸至衰微則雖有賢
君不能為治矣對曰不然周宣王漢光武皆中興之

主也二君豈賢於文王高祖乎至如晉悼公十四即
位六卿強公室弱而悼公能自振奮卒成霸業顧其
立志如何耳今者 殿下立志求治矯革宿弊則何
治之不可成乎 上曰革弊極難矣先生對曰若得
人則不難矣 上曰雖得人若如宋神宗之志大才
踈則亦何益乎先生對曰宋神宗之立志亦誤矣爲
國以愛民爲先而神宗欲事富強故小人進 興利之
說若以保民爲務則小人何由售其奸乎爲人君者
須以保民爲志可也時羣臣請 賜退溪先生諡
上以行狀未成不許先生進曰李滉行迹昭在耳目

行狀有無何增減　殿下於已死之賢猶且靳於褒崇況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乎李滉之謚雖遲一二年猶無大害四方之士疑　殿下無好賢之誠則其害豈淺淺乎是時先生欲積誠以回　天意黽勉從仕牛溪先生語之曰儒者當以格君爲務若上心不回則當速引退不然則是枉尺直尋非儒者事也先生曰此言固然但　上心豈可遽回當徐徐積誠以冀感悟若以淺薄之誠責效於旬月而不如意則輒欲引退亦非人臣之義也甲戌正月以右副承旨上萬言疏極陳時弊且言弭灾之策及進德之

功 上答曰善哉論也古之人無以加焉有臣如此何憂不治第緣事多更張不可猝然盡變此疏示諸大臣議處且命謄書以進副提學柳希春進 啓以愼飮食爲治病之要先生曰治病非但藥餌食物必須治心養氣然後可以養病古人詩曰萬般補養皆虛僞只有操心是要規是故治心本也食物末也苟不治心亦何能養生乎先生雖被 上眷而言不見用有人問曰公留朝數月有何功業先生曰雖當國之人亦不可責效於數月之內況能言而不能施者乎人曰識者頗疑叔獻之久留也先生曰每冀 天

心庶或可回是以不決去就耳或又謂先生曰志在扶顛持危則雖涉苟且不可退去先生曰苟且則是枉已也枉已而能扶顛持危者吾未之聞也或曰雖不能大有所爲隨時隨事有所補益使不至危亡者是或一道先生曰此當國大臣之事也大臣已受重任當見危授命不可退去苟非大臣則見幾而作不可失其身也先生語人曰吾留數月或疑其久留或恐其速退識見之得中豈不難哉蓋以 上頗好儒術傾嚮先生先生自任之重庶幾有爲故雖有不合者猶眷戀低徊不忍遽退也二月 上謂先生曰漢

文何以不用賈誼乎對曰文帝雖賢志趣不高見賈
誼言大疑而不用耳凡人有大志然後可以做大事
譬如主人欲構數間小屋而工師乃欲構大廈則豈
肯聽從其言乎因白 上曰今者災變屢作民困日
甚不可徒曰恐懼修省而無其實也近來 敎令儘
善而實效則未之見也 上曰何以則有實效耶對
曰 殿下每以變通爲難故終無實效若不更張無
以爲國 上曰若非 祖宗法制則更張何難對曰
非欲盡變 祖宗之法也至於貢案是燕山所定非
祖宗法也臣非好更張欲救民瘼也若欲改紀今日

任而庶績以成其於儒臣　眷遇殊絶故臣隣咸懷效死之心今日　殿下既無親信委任之臣庶官數易故百事不理譬之家事則分家衆以職耕者耕樵者樵織者織然後家業以成若朝耕而午樵午樵而暮織則無一事可成矣今士大夫盡職者無賞瘝官者無罰其爲身謀則便矣奈國事何哉　殿下何不擇人授職使久於其任乎修撰尹晛進曰李珥論學以窮理置於居敬之先臣意居敬當在窮理之先先生曰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尹晛之言是也但敬是貫終始之功無先後可論且窮理知也居敬

行也臣以知行之序言之耳又曰　殿下欲用功於爲學則先須立志堅定不移而敬以窮理敬以力行用功之久至於義理有味以學爲樂則處善循理快然自得心廣體胖泰然悅豫矣古之人君有能治其國而不知學問之樂徒勉於事功故多有終始參差者昔者唐明皇以身瘦國肥爲言此是強作者也其能久乎若學問有效則身與國俱肥矣是時成均館儒生序齒流俗多非之李公海壽謂先生曰齒坐非館中所宜也榜中尊敬壯元此亦禮俗豈可坐於壯頭之上乎先生曰壯元之尊施于榜會可也若館中

乃明倫之地長幼之序不可亂也且壯元之尊何如
王世子乎古者 世子入學尚以齒坐壯元非所論
也三月 上命義盈庫納黃蠟五百斤外間莫知所
用或云將用于佛事時先生為大司諫 啓曰黃蠟
將用何處耶亟示 聖意以解羣惑 上曰內用之
物非羣下所敢仰問又 啓曰宮中別無許多用蠟
之處此必出於邪 又曲逕不可使聞於人故臣等憂
聖志之不能無惑欲防微杜漸耳昔司馬光曰吾平
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今臣等方以正心誠
意望於 殿下而只此一事不肯宣示則未知幽獨

得肆之地其能不愧屋漏乎請自今以後勿進非正之供洞示 聖懷若青天白日使羣下得仰見也上怒曰昔者梁武口苦索蜜不得不料再見於今日也時事至此寧不痛心先生率同僚辭職曰 聖教辭氣太厲至以侯景比臣等臣等不勝驚愕戰慄之至該司之物固是 殿下之所有用之以正則羣下當奉承之不暇尚敢有一言乎若用之以不正而君舉將歸不法則雖該司亦當覆逆況言官安敢嘿嘿乎近者外間喧播之說或以為將造佛像或以為將與佛事而水銀黃蠟内入之 命適下於此日臣

等豈無憂懼之念乎 殿下但當內省于心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已秘諱峻拒一至於此何歟昔舜造漆器諫者十人武王嗜鮑魚太公不進此豈愛敬不足而然哉誠以忠臣愛君以德敬君以禮逢迎承順反害於愛敬故也 殿下以一言之不能承順輒加震怒至於痛心夫逢迎承順之態不足而有妨於唯其言而莫予違者 殿下之所痛心也 上無虛受之量下乏忠鯁之益國事日非不可收拾者臣等之所痛心也臣等輕淺陋劣誠未上孚請斥逐臣等

上尤怒曰今見啓辭不足備一笑假使崇奉異教流

來胡像亦多矣新造何爲未知聞於何人乎予欲拿
鞫 啓曰傳播之說非出於一人之口若必一一拿
鞫則何異於衛巫之監謗乎 殿下只治臣等妄言
之罪足矣何必立威而箝口以駭四方之觀聽乎嗚
呼 君德日就高亢士習日趨萎弱雖使朱汲在位
讜言日進時事之正亦不可望況以臣等之淺劣其
能有補於萬一乎請 賜斥罷凡五 啓 上教愈
嚴而言尤切直不少挫焉旣而 上頗悔之 命還
下黃蠟先生每於入侍之時懇懇多所陳達盧相守
愼謂人曰李某於 經席多言 上所厭聞者恐其

生事我欲止之而不相知故不能也先生聞之笑曰旣不能自言又止他人之言平生讀書何所見而如此乎他日入侍先生自陳多病不能從仕請退而調攝 上曰病若如此亦無可奈何隱居最好古詩曰洗耳人間事不聞青松爲友鹿爲羣豈不樂乎先生對曰臣則有不然者古之隱士與人主不相接無君臣之契故可以相忘而又身健無疾自適於佳山好水臣則受恩深重故雖在畎畝心懸冕旒又有疾病隱居何樂焉只是難於尸素故不得不退耳因謝病免旋拜右副承旨復謝病歸坡州拜承旨諫長皆辭

不就十月拜黃海道觀察使先生以為外職非如近侍且方伯可救斯民一分之瘼乃拜 命疏陳民瘼蠲除弊政專以興學校尚教化恤民隱修軍政旌淑癉惡為務士民感悅貪猾悚戢乙亥春以疾遞歸坡州即拜副提學又以疾辭 不許會有 仁順王后之喪遂舁疾入京呈辭至三又 不許持平閔純請於卒哭後依宋孝宗例以白衣冠視事乃會二品以上及三司長官廷議二品以上皆曰五禮儀 祖宗時撰定之久矣不可輕變大司憲柳希春亦以為當守 祖宗之典且曰人君居喪與士大夫不同時先

君子為大司諫與先生意合力言喪禮不古久矣因此幾會當變通從近古之禮先生引古禮以 啓曰必欲盡合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當具衰絰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布團領布帶以為視事之服今旣蹉過不能追復寧依宋孝宗制為近於古也若玄冠烏帶之制宋高宗朝羅點建白行之此時喪紀廢壞易月之後純用吉服故羅點此論猶愈於已朱子君臣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泥於羅點之議乎五禮儀撰定時無識禮之儒臣不能導 先王於正禮豈可再誤於今日乎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

守愼乃議 啓請從白衣冠之制先生去年以大諫言不合退去而今又供職諸公多疑其出處牛溪先生亦語人曰如叔獻出處古未之有也先生聞而笑曰出處固非一端我當初固無供職之志欲於 山陵事畢後退去而適自 上累賜休告不改其職且主上哀疚之中善端開發異於昔日故欲姑留積誠以冀萬一之幸耳君子果於忘世則已如或有意於斯世則當此錮陰生陽之時豈無可乘之機乎 上於卒哭後猶未復膳三公率二品以上 啓請從權羣臣將退 上呼先生來曰副提學歸鄉里仍爲監

司久不相見矣因 温諭問以海西痰苦 賜語良
久而罷後日講書傳至肯構肯堂處先生 啓曰今
人多不解肯堂構之意只以膠守前規為肯堂構此
甚不可其父定其基址其子仍其制而構屋然後乃
為善承父業也今若只守其基而無所營建則是不
肯堂構也以國家言之祖宗創業法度未備或時移
世變有可矯革者隨宜經紀當乎義理乃是繼志述
事也若只守其法不知變通因循頹隳則豈是繼志
述事乎盖先生欲改弊政故臨文風之因問 上曰
曾聞 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只緣多事未遑此

誠有之乎 上曰然先生曰臣聞此言一以爲喜一以爲憂喜者喜 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也只是日用間處事一一合理之謂也惟其合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求其理若只以讀書爲學問而日用處事不求當理則豈所謂學問者哉今 上日用之間事事深求合理而無少不善則此乃學問也自上質美寡欲其於學問不爲也非不能也六月入侍啓曰昨日自 上答館劄曰毋甚高論若只是 殿下謙辭則可矣若實以臣等之言爲高論則恐非

宗社生民之福也漢文帝以三代之說為髙論故功烈未免乎卑此豈可法乎一日 筵中 上曰四書小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删改以便觀覽玉堂可任此也先生 啓曰此非臣學力所能獨當學問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參玉堂同議删定 上曰前日大臣使予招見成渾予亦欲見之但未出身人無入參經席之例雖招賢者只一見而已有何益乎先生曰自上誠欲有為則雖舊例所無亦可變通膠守前規豈能有為乎學問之士處以閑職使之輪日入侍 經筵則於助成允徳大有所益矣他日又 啓曰今日

急務莫如勉加 聖學以為出治之本而必得賢士
與之居處曾以未出身人出入 經筵事進 啓而
自 上以為難當更問大臣而處之且承旨親入
啓事此 中廟朝所行也 成廟朝不時招玉堂入
直之臣對于便殿名曰獨對此例亦可復也又曰當
用超遷久任之法 世宗用人以此法令之官爵朝
更夕變有同兒戲百事不可做矣七月有宮奴犯禁
歐打憲吏跳入 王子寓舍明日憲府追捕益急
上聞之大怒以為憲吏作亂于 王子寓舍命下憲
吏于義禁府 傳旨曰憲府不當捉人于 王子寓

舍憲府避嫌時先生遭服在家出仕後乃獨 啓曰
此事上下胥失之憲吏之事非臺官所目覩安知非
直捉于 王子寓舍而明言其不然耶 殿下亦非
目覩只聽婦寺之言婦寺之言何可盡信且 王子
宮奴素稱縱恣當嚴加撿飭侯氏一婦人也尚知教
子之方常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 殿下有
子何患其不能伸乎後於 經席 啓曰人不能皆
賢不能皆不肖賢者欲 君上是非分明愛好儒士
不肖者亦欲 君上是非不明不喜儒士此理勢之
自然也頃者自 上頻接大臣傾嚮儒士且有不時

召見之　教人皆欣然以冀至治而近日事勢忽變
非徒不喜引接開　筵亦罕閭閻間不善者皆喜悅
增氣賢者憂而不肖者悅此豈盛世之事乎因　啓
曰近日以憲吏一事守法忤　旨之臣　上必厭之
但自古阿諛附托者後必遺君守正不阿者後必盡
忠以周昌之事觀之昌廷爭甚強可謂不愛趙王矣
後爲趙相盡誠保護呂后不能召致趙王先召周昌
然後乃致之惟其平日有守正之節故後日能保護
此意非獨自　上知之妃嬪亦當知之　上默然時
許曄爲大司諫金孝元爲司諫以爲左相朴淳按獄

失體　啓請推考淳乃謝病於是兩司議論相符而獨正言趙瑗與先君子以請推大臣爲非先君子時爲憲長仍論許曄以屍親切族持論過重兩司引嫌辭避弘文館當處置先生問于同僚曰此事何如皆曰若遞兩司是妨言路先生曰不然當觀其事之是非耳諫官有失而玉堂糾正則何妨言路乎大臣有罪則遞之可也罷之可也雖流放竄殛亦可也言官隨事論斥有何回避但不可請推也所謂推考者有司詰問照律非所以待大臣也昔漢臣有請使司隷校尉督察三公議者非之以爲不可使有司督察

二公令之請推大臣乃有司督察三公也諫院之
啓旣非而憲府雷同皆可遞唯金大憲趙正言可出
仕僚議不同先生力辨良久乃歸一著作洪迪李敬
中等曰許大諫豈至於私所親而爲過重之論乎大
憲亦不可不遞乃上劄盡遞兩司而只請趙瑗出仕
先是尹元衡方用事沈義謙爲舍人以事詣其家元
衡之壻李肇敏與義謙相知引入書室室中多有寢
具義謙歷問是何人所寢肇敏隨答以對其一則金
孝元也孝元時未登第而有文名義謙心鄙之曰安
有文學之士乃從權門子弟游乎決非介士也厥後

孝元登魁科聲名日盛朝士爭推奬焉吳健欲薦孝元爲銓郎義謙以前事輒沮遏故孝元居郎僚六七年乃爲銓郎癸亥年間李樑方禍士林義謙有救護之力故前輩士類多許之而孝元心嫌義謙常語人曰沈也戇而氣粗不可柄用前輩皆疑孝元挾前憾有報復之志或有指爲小人者而孝元儕輩亦皆斥義謙以爲害正之人由是前後輩不相協有分黨之迹許曄雖前輩而推許孝元故年少輩尊之爲首朴淳有淸名重望而是前輩故人或指爲義謙之黨許金之攻朴實出於私意而年少輩皆孝元之儕輩故

議論之和附至此九月大司諫鄭芝衍問于先生曰士論橫潰將何以處之先生曰此由銓曹不得其人故也但當靜以鎭之終不可駁擊惟朴謹元所爲不厭衆心此可 啓遞芝衍深然之欲只駁朴謹元而同僚欲悉駁銓官其論甚盛芝衍不能抑請盡遞叅判以下時先生銳意於格 君乃採掇經史要語切於學問政事者彙分次第以修己治人爲序名之曰聖學輯要上劄進之翌日 上御經筵謂先生曰其書甚切要此非副學之言乃聖賢之言也甚有補於治道但如我不敏恐不能行耳先生起而伏地曰自

上每有此　敎臣隣極以爲悶　殿下資質卓越其於聖學不爲也非不能也願勿退托篤志自奮以成允德焉昔宋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　殿下之言無乃近此乎十月先生以沈金角立朝廷不靖爲憂言于右相盧守愼曰兩人皆士類非若黑白邪正之可辨末路囂囂浮言交亂大臣當陳　啓而兩出于外則庶可鎭靜右相然之乃於　筵中白之先生進　啓此未必深成嫌隙只是二人親舊各傳所聞遂致紛紜大臣此言欲鎭靜故耳今日朝廷雖無奸人顯著

者亦豈可謂必無小人乎若小人目以朋黨爲兩治
之計則士林之禍必起矣此不可不知也於是 特
旨以金孝元爲富寧府使沈義謙爲開城留守孝元
輩危懼不定且孝元病不堪赴塞先生獨 啓曰金
孝元補外之說非但大臣之意與臣合實是士林間
公論第孝元疾病深重將此筋力受任塞北則緩死
爲幸安能有所籌畫以爲固邊之計且大臣之意只
欲爲鎭定之策而已非以孝元爲有罪而放逐之也
請以內地僻邑授孝元內全君臣之義外固邊圉之
備後於引對日復及之乃改授三陟府使因白 上

曰前日 上批有未安者謂人臣食祿則當效死是人臣自言則可矣在 上則不當發此言也人君當量臣子才力擇授可堪之職人臣則當死生以之夷險一節重祿深恩固所以結臣子之情然人臣當以分義爲重若只慕恩祿而效忠則他人亦必誘以恩祿矣 上然之先生又 啓曰古者無學問之名曰用彝倫之道皆人所當爲別無標的之名目君子只行其所當爲者而已後世道學不明彝倫隨晦於是以行其所當爲者名之以學問學問之名旣立反爲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爲僞學使爲善者諱秘

還就以避學問之名此後世之大患人君須主張學問使俗流不得謗議可也 上謂先生曰予觀往史時代漸變夏不及唐虞商不及夏周不及商今代固難復三代之治也先生曰世道固漸降矣雖然若行古道則豈無復古之理乎程子有言曰虞帝不可及已三代決可復也盖唐虞無為而化後世所不能及若三代之治則苟行其道必可復也只是不為耳三千年來為之而不成者不可見矣十一月夜對 啓曰天理人欲間不容髮二者初非二本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而已每於動處善惡分焉心動然後乃有

人欲　上曰動者因氣氣有清濁故善惡分焉天理
人欲初非並立於心中也對曰　上教當矣天理人
欲初非二本而既分之後界限甚明非天理則是人
欲非人欲則是天理未有非天理非人欲者也　上
曰所行雖善而或有求名之心則亦不可謂天理也
先生曰心欲求名而矯情為善則是亦人欲而已
上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而簞食豆羹見於色
其無根本如此且好利者不能欺人好名者善於欺
人其弊大矣先生曰　上教當矣但為善者與好名
者辨之甚難若見為善者而輒疑其好名則無好善

之實矣此不可不知未幾謝病辭職遞授西班丙子
先生旣遞副提學朴思菴淳每於 經席薦其賢且
才可用 上曰此人矯激且不欲事予予何爲强留
乎自古許退而俾遂其志多矣賈誼讀書能言而實
非可用之才漢文之不用誼眞有所見也金孝元旣
出之後朝論便激欲深治之先生極力止之務欲調
和鎭定而前輩則尤先生之不攻孝元後輩則尤先
生之不用孝元論議中分皆以先生爲非先生當初
於東西亦無偏重之見只欲保合人才惟賢是取東
人反以先生爲主西必欲去之或謂先生曰天下無

兩是兩非公於近日事不分是非務欲兩全如何先生應之曰沈金之事非關國家而自相傾軋至於朝廷不靖眞是兩非也雖曰兩非而俱是士類但當和解消融可也必欲是此而非彼則方生之說相軋之勢何時可了乎先生上旣不得於君父下則僚友不從其言遂決退意士類知先生將退多來就別東西雜坐先生曰吾今欲爲定論諸公試聽之權奸濁亂久矣摧陷廓清使士論得伸豈非方叔諸公之功乎仁伯若爲國事則宜無失巨室之心而乃排抑前輩使前輩憤慨士林自相角立此則仁伯之罪也旣如

此故公論裁抑出補外官已得中矣而猶嫉之太甚攻之太劇此則前輩之罪也如此論斷得其事情矣皆曰此言真是公論三月解官歸坡州拜右副承旨大司諫吏曹參議全羅監司兵曹參議等職皆不就丁丑歸海州先生嘗慕張公藝同居之事至是立祠堂築居室請伯嫂郭氏奉宗家神主以來大會兄弟子姪同居以遂平生之志拜大司諫不就時 上將親祭于大院君廟弘文館上劄以爲禮不可祭于私廟 上大怒曰誰作此議將詔獄鞫問大臣救解乃止先生聞之曰 主上於大院君之廟親行祀事於

禮無違於情所必至王堂何所見而請止乎或疑祭
大院君若用君臨臣廟之禮則子不可臣父若用子
入父廟之禮則有妨於尊正統此非稽古之說也公
朝禮以君爲尊故雖諸父皆行臣禮但親父則不可
臣也家人禮以尊屬爲重故人君可居父兄之下若
孝惠於宮中坐齊王之下是也學宮禮以師爲尊故
雖天子亦有拜老之儀若孝明拜桓榮是也況大院
誕生 聖躬儼使尚存 主上必不敢臣而相見於
宮中必拜矣今入其廟用姪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
可乎戊寅三月以大司諫赴 召時 恭懿王大妃

外遯 上方在哀疚中故不忍安居一出謝 恩而已本無供職之念還向坡山有舟行不忍終南遠為報篤師莫舉帆之句五月又拜大司諫上疏辭職且言 殿下若欲知臣可用與否則當問以時事言不可用則願勿更召 上答曰諫長不可久闕茲遆本職如有所懷可實封以聞乃上疏極陳時弊且陳救時之策過萬餘言言甚剴切政院請更召乃有 召命未幾復拜大司諫先生不知旋授大司諫只辭召命而 上還命遆之政院玉堂皆以為不待自辭徑遆諫長既非故例亦非待士之道 不允牛溪先

生讀先生陳弊疏曰真所謂直言極諫經世之策此疏蒙 允與否乃關時運非人力可及居數日拜吏曹叅議先生竟辭不至時士類中分東盛西衰一時進取者咸趨入於東扼腕以為東是西非尹晛與金誠一同作銓郎議論矛盾遂成嫌隙晛之叔父斗壽季父根壽皆在要津扶西抑東東人深嫉之金誠一於 經席啓曰金應禎以行賂受罪而亦有載米行賂者貪風未戢矣 上問何人誠一對曰珍島郡守李銖臺諫請治其罪 上命下銖詔獄曰只治與者不治受者可乎臺諫乃擧三尹為受者先君子以大

司諫受暇自鄉還　啓曰三尹俱被擢用別無大段過惡受賂事安知非陰中者所造言乎徐待獄成治罪未晚而遽拈出三人之名泛請治罪非待士之道於是兩司憤激掌令李潑据摭醜詆無所不至憲府聞李銖之米接置于市人張世良家乃托他事捕繫世良囚移囚禁府必欲成獄考掠至二十餘次殆死而終不服或謂世良曰汝若承服則可免死何苦忍杖世良曰我豈不知不服則死服則生乎但實無是事安可自貪其生而陷人於死地乎　上以世良久不服疑銖獄不實　命釋之政院爭之至四啓　上

大怒盡罷遆承旨先君子素負清望後輩亦或咨禀至是大乖鄭松江澈不直此獄事語頗及之東西自是更無相合之望先生聞之曰李銖行賂虛實未可知而張世良接米之罪甚輕以世良為干證必欲其直招則為干證者考訊例不過三次何可濫加二十餘次乎設令世良為正犯國法非死罪則不可限輸情窮治世良之罪不過杖之而已安可以輸情為限乎後輩識見不明用意不弘只恐獄不成反中其禍不念殺無辜之為害義不顧前後是非而唯獄之務成不可使聞於他人也又答李潑書切責之己卯五

月復以大司諫　召先生辭疾不就上疏論東西分黨而東人攻西太甚欲强定是非請洗滌東西保合士類使之一心徇國言甚激切　上以疏辭不中命遂之七月白叅贊仁傑上疏極論保合東西之策仁傑將陳疏而恐其辭不達意請先生修潤先生憐其憂國之誠臨死不渝乃依其言爲改草至是正言宋應洞聽李陽元指嗾　啓曰白仁傑之疏出於李珥之手仁傑老妄不足責珥以　經幄舊臣凡有所懷宜直達無隱而乃敢匿跡回互隱然代述請正人臣詭秘不直之失於是兩司玉堂是非相持仁傑陳

疏自明曰宋之程頤代彭思永作論濮王典禮疏代富弼作論永昭陵疏代呂公著作應詔疏此等事先儒亦嘗爲之故臣用李珥之文而不以爲嫌向人無隱故傳者以爲珥誘臣上疏臣雖無狀豈敢以非臣本意而聽人所教爲此疏乎庚辰冬拜大司諫承召自海州入京辭不許　引見問以凶歉之狀且曰久不相見無乃欲有所言乎先生請移粟賑飢歷陳治道之要因白　上曰自上加恩禮于成渾近古所罕　上曰渾之賢予已聞知第未知其才如何先生曰才亦非一般有可獨任經綸之責者有好善而能

用羣才者成渾之才若謂之能經綸天下則過矣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此豈非可用之才乎辛巳正月白虹貫日先生率同僚請修政以弭天災先生初無從政之志見 上頗有向用之意又見士論潰裂欲留而調劑士類問先生以當務之道先生曰當今患在 君臣不相知士類不協和須通融為一不相疑阻而相與積誠以回 天意此是第一策也

二月講春秋 啓曰程子曰後王若知春秋之義則雖無禹湯之德亦可以法三代願 殿下每讀此經必思如何作為可回三代之治則必有益矣是歲大

旱平安黃海凶歉特甚國儲已罄救荒無策 朝廷恬然無所猷爲先生深憂之乃於 筵中啓曰若不變通弊法以濟艱難而只欲移粟活民則粟亦已乏無可移者矣我國貢案失宜故防納之徒以牟利而齊民困苦今須改定貢案均敷平定而使之必貢土產則民解積苦矣且生民休戚係於守令守令勤怠係於監司監司數易故皆苟經歲月間有盡職者亦未及施爲須以大邑爲營久居其職而別擇制治之才可堪公輔者授之則必有其效矣退與同僚商議
上劄又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久任監司併省州縣

且請用賢以作人才修己以清治本去私朋以和朝
廷時 宗系之誣雖蒙 聖旨許改而未及頒降會
典纂修垂畢先生慨然曰匹夫受誣尚能伸雪安有
國君受誣二百年不伸者乎此由使价不得其人故
也乃 啓請擇遣奉 敎製進奏本 上曰善哉蔑
以加矣大事將必諧矣六月特陞嘉善拜大司憲再
辭 不允時朝議益携貳隨事潰裂掌令鄭仁弘典
翰李潑素嫉沈義謙必欲劾去先生力止不能得言
於牛溪曰鄭必欲擊去方叔此甚非是然我若不從
則鄭必怒而下去其徒必執此而攻我矣我去則無

復保合之望矣勢將黽勉而從之矣牛溪然之而歎曰鄭可謂平地起風波矣先生遂與仁弘議草啓辭曰此 啓辭十分停當此後不可添刪仁弘唯唯一 啓之後仁弘添以義謙援附士類以助聲勢等語 上問士類何人仁弘對曰所謂士類者義謙與尹斗壽根壽鄭澈等諸人相與締結窺覘形勢也先生謂仁弘曰年前時論過激故季涵以爲過果有不平之言此非爲義謙也季涵是介士也若以爲締結義謙以助聲勢則寃枉極矣君須避嫌爲澈分疎然後某可供職仁弘乃屈意從之先生與同僚將處置

仁弘僚議不一互為避嫌尹承勳為正言以先生為
黨護松江欲論遆而僚議不同獨避嫌以　啓於是
公論以為承勳當遆而時輩深嫉松江玉堂之論至
欲獨留承勳並遆兩司李潑金宇顒依違兩間上劄
不分是非請並出兩司先生曰時論之偏我不能匡
救三司皆無公論我不可無言乃避嫌　啓曰玉堂
劄論其言糊塗如是而能底鎮定者未之聞也大抵
鄭澈疑士類之過激屢形於辭色士類亦不深究澈
之心事而詆斥過實士類之疑澈愈甚而澈之不平
愈深澈固不是而以澈為黨於義謙者亦不得為公

論矣彼承勳不過承望士類之風旨為趨附之計耳
士論如此豈有寧靖之時乎兩司以指斥尹承勳為
太過請遞先生　上下峻敎不允而屢啓乃　允特
出尹承勳為新昌縣監先生旣遞大司憲公論皆以
時輩所為為害正先生見同朝之士皆無識見殊鬱
鬱不樂曰我欲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時輩則自是
已見寧誤國事我若退去則時事尤潰裂故隱忍不
去耳後因入侍引咎自陳且言尹承勳不可折之太
過　上優答而已方三司之攻先生也朴思菴淳歎
曰年少輩識見暗昧如叔獻可作儒宗時輩當聽命

而乃以細事爭競至此置國事於度外可謂逐鹿而不見泰山也九月拜藝文提學司諫院大司諫上疏辭職曰當今急務在於打破東西保合士類而臣不能鎭定請爲庶官以盡葵藿之誠 上答曰具悉卿意可勿辭竟以疾遞 上憂度支未得其人大臣首薦先生特陞資憲拜戶曹判書辭 不許 上以天災延訪公卿先生進 啓曰天道玄遠誠難窺測第以古史觀之治亂之形已定則無災異災異必作於將亂之際雖賢君亦不免災異蓋天心仁愛欲使人君儆省興治也哉 朝立國幾二百年至于今日如

老人元氣垂盡不可復振而幸有　聖上出焉此正
將治將亂之幾也若於此時奮興振作則爲東方億
萬年無疆之休不然則將至於潰敗澌盡而莫之救
也人君必知一世之弊然後可與一代之治如醫者
必知病根之所在然後方可對証用藥今日之弊誠
難捄擧大槩病根不能委任賢才之故也今不能做
實功而欲望其無灾得乎至於革弊一事臣有妄計
請令大臣商議設局名之曰經濟司使大臣領之而
擇士類曉達時務留心國事者與其選凡有建白之
言皆下司商議以革弊政則天心庶可回矣又　啓

曰今欲明教化則必須尊奬先賢使後學有所矜式
本朝名儒雖不可悉入祀典如趙光祖倡明道學李
滉沉潛理窟此二人誠可從祀以起多士向善之心
他日入侍 啓曰延訪求言未聞用某策救某弊如
此則徒爲文具何以應天變乎 上曰何以則可應
天變乎先生曰若 殿下不先立適莫之心與大臣
及識時務者商確救時之策不以更張爲主亦不以
膠守爲主 祖宗良法廢而不擧者修擧之近規之
貽患於生民者革除之新策之可以利國活民者講
行之如是勤求匡救之術日有所爲則人心世道可

變而天怒亦可弭矣不然而只以恐懼修省為名而
無其實則將何以上答天心下慰人望乎是冬拜兩
館大提學累辭 不許先生每嘆浮文之弊及典文
衡痛革此習凡試取必以理勝為主壬午春拜吏曹
判書三辭不獲先生專以革舊弊清仕路為務如簡
賢士以充臺憲之任擇學行以為師儒之官舉恬退
以礪名節之風薦吏才以試臨民之職重監司之選
嚴守令之薦皆一時所請施行者也秋拜議政府右
叅贊陞崇政拜右贊成皆辭 不允奉 敎製進人
心道心圖說金時習傳學校規範先是 上於經席

論及士習偷薄師道廢弛之弊 命作擇師養士之規先生商量搆思以擇師養士為事目又作學校模範十六條以補學令冬 皇朝遣國史編修黃洪憲工科給事中王敬民來頒詔三公薦先生為遠接使逆於境上兩使注目良久問於譯官曰頗有山林氣象無乃强起林下士以儐我耶譯官對曰三塲壯元久居侍從中年退居林下有年今則 國王倚任已久實非林下士也又問曰然則豈作天道策者乎對曰是也兩使頷之及途次賡和兩使題詠先生操筆立成而詞意俱美詔使嘆美曰大手大手知先生為

有道君子禮敬甚至必以栗谷先生稱之入京謁文
廟見辟上書程子四箴請先生講解克己復禮為仁
之義先生即為說以解之詔使讀至五六遍曰此說
極好當傳布中朝回程至江頭臨發正使遷出七言
古律各一首求和先生以行旆將發即就座上自寫
以呈兩使傳玩臨分皆戀戀至執手揮淚而別論者
謂詔使致敬近古所未有也俄拜兵曹判書三辭癸
未正月又辭終 不許本曹事務煩劇又值胡變戕
牒雲委剖決如流而備邊司許多籌畫咸推先生裁
決焉布置策應各適其當號令嚴明緩急有序人情

信服上下倚仗時昇平日久軍備虛踈調發相繼兵食俱乏先生建請募庶孽及賤隷入戍北邊而使無武藝者納粟于邊庶孽則許通賤隷則從良皆一時便宜而實 祖宗朝已行之規也禁錮庶孽已過百年人皆習熟見聞而先生獨以為王者立賢無方不可廢棄人才每欲通庶孽仕路而至是 啓行之流俗頗多不悅又進六條曰任賢能曰養軍民曰足財用曰固藩屛曰備戰馬曰明敎化皆切時之務也又上時弊疏其大略言和朝廷而革弊政其本也調兵食而固防禦其末也先生之意盖欲盡革燕山朝弊

政及近來謬規一遵 祖宗全盛時故事興衰補弊
率由舊章惟以 文昭 延恩之祭 山陵朔望之
祭爲非禮以爲雖未能一朝據禮盡廢而煩瀆已甚
非可繼之道請於 山陵只祭四節 兩殿日行一
祭以謹祀事以紓民力此先生立朝建白大議論也
上見朝臣皆庸瑣無能充位持祿而先生公忠不黨
至誠憂國倚任頗專多用其言而時輩忌憚愈甚日
夜偵伺謀所以傾陷之者凡有建白動輒沮撓浮議
交亂謗言繁興而時事决不可爲矣夏北胡再擧入
寇國內騷動抄發射手官無戰馬難以卒辦先生懲

乙卯戰士之掠馬深以階亂爲憂募所抄三等以下許令納馬免防以給一二等之應赴者初欲 啓請而恐鮮應募者乃先下令試募之於是納馬者雲集而戰士臨行不可緩期遂先須馬而後 啓聞 上旣允之行者以得馬爲幸留者以免防爲喜公私兩便又請出軍資監綿布計給衣資減百官祿以給赴防者之妻孥軍情大悅不知有防戍之苦而應募輸邊之粟亦足以繼餉矣一日有邊報 上命召先生先生方患眩暈力疾趨 命未及政院疾甚不得已入卧內兵曹於是三司以專擅權柄驕蹇慢上論劾

所謂專權指納馬免防不先 啓請也慢上指承
召不詣政院也先是許曄為慶尚監司得病危重其
子篈以應教呈辭省親挾妓游戲不謹侍藥曄竟不
起及先生典選時輩將擬篈以直提學先生斥其事
而不許篈之徒多怨之朴謹元為吏曹參判先生曾
勸鄭公芝衍劾以徇私失政先生為大諫時又劾謹
元貪鄙巧詐且先生中立不比激濁揚清兼用西人
之可用者沮抑東人之偏私者由是諸憾蝟起毀言
横流醞釀媒孼其來已久至此而乃發累啓 不允
先生陳六疏引咎請罪 上曰寥寥千載君臣相遇

得做功業者絶無而僅有之卿不親聞向者之教乎
予命之退然後退丁寧一言神鬼亦知之卿何忍今
日欲辭去也前後　批辭愈益懇切促出甚至先生
遂詣闕復啓　上終不允臺諫宋應漑等復劾以無
臺諫蔑公論許篈為典翰自草劄率同僚論　啓至
有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妬賢嫉能禦下蔽上以成其
私其志欲將何為等語　上以手敎下大臣曰近因
李珥言語間事臺諫相激爭辨反覆纏繞至於玉堂
上劄比某於誤國小人此非發於偶然言語間事也
盖珥自前裁抑新進之士惡其趨時黨附累為陳論

由是見忤於時論者久矣遂因小失乘時俟釁必欲劾去而後已凡公卿大夫承召不來者多未聞有以慢上論之者是何臺諫之言獨能直截於珥也其納馬不稟亦不過許多事務間趂未取稟耳是豈擅權而然哉夫擅權慢上人臣極罪人君之於小民尚且不可以情外罪名輕加於其身況宰相耶既曰擅權慢上則何不明正其罪照以王法乃敢請以罷職有如乙巳奸臣輩目之以叛逆而罪之以罷遆者之爲耶此所以珥不心服累辭之際果有涉於自辨豈有忌克忿心於言官哉所貴乎臺諫者身任公論爾若

陰濟己私以為排擯傾陷之計則烏在臺諫之道也
卿等如以珥為誤國小人則當明辨斥退不然攻之
者是小人也安有人君用小人而可以為國之理乎
分別淑慝其不在今日乎卿等不宜含糊不辨大抵
朝廷朋比分黨國事日去而大臣不為分別則將置
國事於何地耶乃以兵務久曠姑遞其職先生退歸
坡州朝野憤激物論讙譁牛溪先生上疏極陳三司
構陷之狀　上命招三公仍　傳曰頃日問卿等以
賢邪是非而卿等乃敢為含糊之說予固以洞燭卿
等之心而隨後處之之教則已諭矣今觀成渾疏大

臣事君之道果如是乎當初排擯李珥誰所爲也其朋奸之類又誰也其辨別以啓朴思菴淳以首相請對極陳先生忘身徇國之實許宋飾誣害正之罪宋應漑因避嫌復揑虛醜詆無所不至於是太學及湖南儒生相繼抗章申辨朴謹元爲都承旨前後累啓至以儒生疏爲悖亂　上洞燭情狀　下手教竄逐朴謹元宋應漑許篈等其徒上疏救之　上答曰觀此上疏只是謄寫三司啓辭邪黨言之如此無足恠者至於以李珥爲黨云其能以此說動予意乎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惟患其黨之少予亦法朱熹之

說願入珥渾之黨也自今以後爾輩以予爲珥渾之黨可也爾輩尙復有說乎唯詆斥珥渾則必罪不赦矣先生自坡州因下海州未幾以判敦寧府事 命召先生陳疏懇辭 上答曰噫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之爲人而不得於時也意者天其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將任舟楫霖雨之責於後日也天之於卿可謂曲成而玉汝矣今日之事於卿何損焉已特拜吏曹判書且有 召命先生復陳疏辭入京又辭 上卽命引見先生引咎陳謝請疏放三竄因乞致仕皆 不許先生與牛溪前後 引見力

請放還三竄退而相謂曰三人雖不可謂無罪以言獲罪至於投之魑魅之鄉非所以示後嗣此事不可不反覆陳 啓以回天意時時輩布列臺閣懷疑顧望無意共事先生歎曰時輩之心公者觀我所爲久當明我赤心與之同事矣甲申正月初三日始感疾十四日聞徐益受巡撫之 命將往北道扶疾口號方略六條使弟瑀書以贈益自是病尤劇翌日卒年四十有九疾病 上命醫問疾賜藥訃聞 上哀慟命進素膳輟朝三日乃遣禮官弔祭祭文有曰盡瘁乃已卿則何悲中流失楫予甚痛之且令沿路州郡

護送其家屬以是年三月某日葬于坡州斗文里紫
雲山某坐某向之地從先兆也先生之配曰貞敬夫
人盧氏谷山望族知中樞府事重禮之玄孫考諱慶
麟宗簿寺正妣安東金氏繕工監正諱漢老之女夫
人生于嘉靖辛丑丁巳歸于先生仁順慈和配君子
無違德事庶母如事母承奉宗姒郭氏極其誠意待
衆妾以恩視之如娣妹撫妾子如已出至自抱持鞠
育之雖侍婢之賤未嘗加以威怒蓋其性度和順也
甲申春奉先生几筵歸海州朝夕上食必與二妾親
自精備三年之後遇朔望必哭泣而奠撫憐奉祀妾

子出於至誠凡家政細大一使主之而已不與焉顧恤諸姪甚於私親而於宗姪尤篤以坡州田收盡爲助祭之資凡待宗族接隣里一以先生時爲法人以爲是觀感所致壬辰之變聞賊渡海語子姪曰我本以病人不能騎馬且此大盜彌滿一國必無偸生之地與其轉死他鄕寧死於坡山墓側吾志決矣爾輩勿以我爲念善爲避兵他日亂定好收吾骨於墓側子姪對曰寧有是哉夫人笑曰爾輩以我死爲難乎吾喪所天已八年吾之命不亦頑乎況逢大亂不死於墓側而苟且偸生有何義乎吾志決矣勿復言四

月晦 大駕西幸乃奉神主歸坡州墓所及賊至夫人猶守初志不離於墓側卒以五月十二日遇賊不屈遂被害明年 大駕還朝命旌表其閭夫人有一女早夭側室有子二人曰景臨曰景鼎女一人爲進士金集妾景臨有子五人曰穧曰稱曰秬曰稹曰某女一人幼景鼎子二人曰稔曰某女一人幼金集妾有子女四人皆幼先生天稟極高忠厚愷悌容儀秀發神彩動人其言有物其行有常寬而有制和而有節喜愠不形於色恚罵不發於口行步必詳動靜有法一見輒知其爲有道君子也其爲學也以收心養

性為本而一於主靜遂暫染禪學一朝釋然開悟去邪歸正醇如也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道無不研窮玩索洞見大原體之於身心而推之於事為紛華之中自持愈嚴屋漏之隱謹獨無愧見識精詣踐履篤至而每以為未足勇往直前唯恐不及雖於世味一切淡泊而至應物處事則條理詳密不遺錙銖每日晨起整齊衣冠詣祠堂焚香拜謁退坐書室涉覽經傳尤喜朱子大全嘗患胃疾故讀書不喜出聲而若遇理會自得處輒欣然朗讀而止自晨至夕必有所事或讀書思索或朋友講論或應接事物非有

疾病未嘗偃臥枕席講說道理精微透徹多闡先儒所未發者試撮其大者而言之雲峯胡氏以爲性發爲情其初無有不善心發爲意便有善不善退溪先生以爲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胡氏以情意爲二歧退溪以理氣爲互發而先生辨之曰心之體是性心之用是情性之外更無他心故朱子曰心之動爲情情是感物所發底意是緣情計較底非情則意無所緣故朱子又曰意緣有情而後用心之寂然不動者謂之性心之感而遂通者謂之情心之所感而紬繹思量者謂之意然則心性果有二

用而情意果有二歧乎五性之外無他性七情之外無他情孟子於七情中剔出其善情目爲四端非七情之外別有四端也情之善惡夫孰非發於性乎其惡者本非惡只是掩於形氣有過不及而爲惡故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朱子曰因天理而有人欲四端七情果爲二情而理氣果可互發乎夫以心性爲二用四端七情爲二情者皆於理氣有所未透故也凡情之發也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非氣則不能發非理則無所發理氣混融元不相離若有離合則動靜有端陰陽有始矣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

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互發者豈不謬哉牛溪以爲朱子論人心道心有或生或原之語似與退溪之意合四七之與人心道心雖其立言意味差有不同皆其說性情之用耳理氣互發之說非天下之定理則朱子何以有或生或原之說耶先生曰感動者固是形氣而其發也直出於仁義禮智之正故主乎理而目之以道心其源雖本乎天性其發也由乎耳目四肢之私故主乎氣而目之以人心人心道心只是一心而隨其發而異其名耳若曰理氣互發則是理氣二物各爲根

柢於方寸之中未發之時已有人心道心之苗脉理發則為道心氣發則為人心矣然則吾心亦二本矣豈不大錯乎退溪以四端為由中而發七情為感外而發以此為先入之見而以朱子發於理發於氣之說主張而伸長之夫心必有感而動而所感皆外物也天下安有無感而由中自發之情乎所感有正有邪其動有過有不及斯有善惡之分耳今以惻隱言之見孺子入井然後此心乃發所感者孺子也孺子非外物乎安有不見孺子之入而自發惻隱者乎就令有之不過為心病耳非人之情也朱子之說意必

有在不過曰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云爾非四端則理先發七情則氣先發也且言七情則四端在其中非若人心道心之相對立名也既曰道心則非人心既曰人心則非道心故可作兩邊說下矣若所謂四端者則只是七情中直出者也何可謂四端非七情七情非四端而分兩邊說乎前後往復殆至十數書皆在兩先生文集先生於心性情理氣源頭極深研幾通透洒落故其見識言論非近世諸儒所可及其居家也孝友因心自少有宗族同居之志家世清貧骨肉離散常以是傷之伯兄早世家累在懷德迎

致于家撫養其子女訓誨成長婚嫁以時捐己臧獲
以給之財用諸事使宗姪掌之每與仲兄季弟諸姪
諸甥相聚一堂連枕而宿歲時佳辰若有酒食命弟
彈琴使少長歌而和之極歡而罷凡祭祀一依朱子
禮朔望參後內外親會坐正寢先生坐東庶母及郭
氏與夫人坐西受子姪婦女等拜又令子弟讀所著
同居戒辭以警之婢僕亦於庭下分男女序立以次
行禮又以方言譯戒辭諄諄告飭率以為常國法嚴
禁屠牛犯者至於徙邊先生曰國禁不可犯自是牛
肉不用於祭不入於口凡人之饋遺必擇而受之雖

騶直盡散與親舊事庶毋致其誠辛化其暴悍使奴僕先恩後威家庭之內肅穆如朝廷居常遠女色嘗以省姊行到黃州有名妓近房即明燭以拒之其和而不流如此先生雅好山水凡勝地無不往觀如海州潜陽洞藏仙洞乘仙巖寒巖洞浩然亭乃游詠之地也常與學者五六人乘輿而往沿流上下日夕忘返有時携酒飲不至醉微醺輒歌詠自娛以舊業在坡州栗谷村故曾修花石亭于故址自號栗谷後改卜于首陽山之西溪山秀麗巖石奇瓌盤回屈曲者九區而高者壁立如屏下者渟流作潭如武夷九曲

之狀先生杖履逍遙行至第五曲曰此可居矣名之曰隱屏乃作精舍且立祠宇專祀朱子而以靜菴退溪配焉春秋奠享如儀時率諸生詣廟庭行禮出廟門分庭而揖朔望則用公服開中門焚香行禮而退即所謂石潭書院者也其立朝也引 君當道必以唐虞三代為期勸講格致誠正之學臨文論說多有所發明每請立志遠大以定其規模恢張公道以立其紀綱旁招賢俊布列朝著變通弊法痛刮民隱而至於章疏之所陳勤勤懇懇莫非為治之急務或君擧失當則必正色直言冀回 天聽雖迫之以雷

霆之威而守正不屈 上亦虛心聳聽多所歎賞或至日昃罷對金應南嘗自 筵中出謂人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代都俞之盛云嘗於 筵中請預養十萬兵以備緩急否則不出十年將有土崩之禍柳相成龍以為無事而養兵養禍也時久安恬嬉 筵對之臣皆以先生言為過先生出謂成龍曰國勢危如累卵而俗儒不達時務他人則固無望君亦為此言耶逮壬辰之後柳相於朝嘗語人曰到今見之李文靖真聖人也若用其言則國事豈至於此乎且其前後籌策人或訾議而今皆鑿鑿中窾真不可及栗谷若

在必能有為於今日矣誠所謂不待百年而知也嘗以為朝廷不和則無以為治自東西相軋之後必欲打破東西混融彼此兩出沈金于外以為鎮定之計而西人欲深治金孝元則力止之及駁罷沈義謙之時東人之議太甚至欲並斥士流則裁抑之與之辨爭先生之意只欲調協士類共濟國事而已實非有所偏倚者而是非相激爭咎先生先生道與時乖難進易退而只緣 國家多事新經 詔使又值胡變無隙可退蹇蹇匪躬而挾憾之輩與心嫉妬乃敢顯然攻之其禍將有不可測者幸而公論不泯是非自

定於先生有何損益其教人也不問貴賤而來者受之無分智愚而各因其材使學者先讀小學次讀四子以及近思錄心經必以立志爲先而期至聖賢躬行爲務而盡其孝悌以敬爲入道之要誠爲聖學之根循循然善誘不倦於四書三經患其口訣釋義不精或違本旨多所更定而小註諸說同異亦頗取舍點抹於小學書病其舊註訛舛詳略互異乃擇精要刪繁亂而有未備者補以己意名曰集註且恐初學不知向方又無堅固之志而泛泛請益則無補也爲著擊蒙要訣使知立心飭躬奉親接物之方又作學

求其心行其策體之於身而施之於邦國則先生之道雖不得行於一時然其爲萬世開太平則其功可謂遠且大矣天生命世之大賢夫豈偶然哉門人金長生撰

先生嘗於　筵中啓曰方今兵務解弛不成貌樣由今之形勢無變今之軍政雖小醜作梗而將有不測之患請於諸道養兵八萬京師養二萬預養此十萬兵以爲緩急之用時方昇平上下不爲動念及壬辰之亂一如先生之言柳相成龍語人曰當時吾亦妄以爲擾民生事決不可爲也到今見

之李某之明見誠不可及已若用其言則國事之之
蕩殘豈至於此乎
庚子年間余爲安城郡守金參議守顯爲客再度
過去言及先生事吾問曰先生在世時親聞其於
公極稱道而今者裒集先生文集得見先生與公
書亦多推許之語後來何以與先生相違也守顯答
曰其書在於何年間耶答以丙子丁丑年也守顯
曰栗谷若在今日亦未知如此否也因言曰栗谷
不聽吾言故也吾問曰所不聽之言何事也守顯
曰癸未三司誠小人也栗谷與之同事可也而吾

反覆論之而不聽吾言故如此也吾答曰公之所言未曉得也宇顒曰何如吾曰公既以三司為小人而又尤栗谷之不同事何也三司既為小人則何可同事也若不與君子同事則非矣與小人不同事又何非也栗谷之不聽公言宜矣宇顒嘻笑曰公言然矣栗谷之所為亦非矣三司豈盡為小人其間有輕妄無計慮之人多發不中之言以致誤事而然也栗谷亦激而成之也云此論非徒金宇顒之言為然近來一種苟且之論猶未絕後生亦有紹述宇顒之論者爭咎先生不與三司同事

之失其時三司聯名請罪舉朝靡然欲陷不測之
地其爲設心極其凶憯未同而言古人所恥也而
況與之同事乎先生雖欲苟合同事彼必不肯與
之同事如之何其可爲也宇顒之意以三司濁亂
之罪歸之於李徵李景嵘而欲免三司之罪若不
干與者然其計誤矣然先生啓達　筵中欲放三
竄不得蒙　允若假之歲月則先生之志必行矣
逆賊鄭汝立矯飾欺世以讀書爲名以先生爲當
世儒宗對先生門徒輒以爲聖人及朴謹元宋應
漑許篈之竄也與先生書曰魑魅魍魎已伏其辜

巨奸尚握時論樂禍之心囂然未已若不除去他
日之禍有甚於今日及先生之卒也見東人之勢
甚盛又聽李潑之言諂付時輩於　筵中極詆先
生及朴思菴淳鄭松江澈諸人　上惡其言痛斥
之柳成龍利其付已且欲植其黨引而推奬極稱
於　上前許以山野朴直之士後日先生之姪李
景震以汝立所與先生書謄書上疏陳達　上問
侍臣曰有見鄭汝立書者乎校理李德馨進曰臣
之友李貴持而示之得見之　上知汝立反覆之
狀以今之邪怒斥之及其逆節之現露也松江語

人曰柳而見以鄭賊為山野朴直之士今何如也

沙溪先生遺稿卷七

細流抄小